看見日常的空間

從老房子到生活地圖

陳世岸

GREEN 雜誌文章合集　2010–2012

看見日常的空間

從老房子到生活地圖

陳世岸

GREEN 雜誌文章合集　2010–2012

© 陳世岸　CC BY-NC-ND 4.0

目錄

全書導讀 4
序：一座可以被看見的城市 6
BLESS，嘉義：城市工藝店的構築 8
日常生活的建築 13
老房子，如何保存？ 20
山村生活地景 27
更新的地景，發展的城市 35
建築尺度的綠思維 42
一座監獄的保存 49
土地之根，未來之夢 56
日常生活空間的定點觀察 63
地方小旅行：閱讀空間紋理 70
微觀的農村空間 77
生活地圖 84
跋：陰翳裡的老房子 91
關於作者 93
回應與贊助 94
編輯說明 95
版權頁 96

全書導讀

本導讀由 AI（Claude）依全書內容撰寫，並非作者原文，亦未經作者審閱。

本書收錄陳世岸於《GREEN》雜誌發表的 12 篇專欄文章，時間從 2010 年 11 月到 2012 年 10 月。作者居住在嘉義，文章的共同提問很簡單：我們身處的空間是怎麼形成的？我們又該怎麼看它？

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店與老屋談起（〈BLESS，嘉義〉至〈老房子，如何保存？〉）。 從嘉義一間用舊木料與老建築改造的店出發，談建築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再進入老房子保存的討論。作者主張，老房子的價值不能只用價格衡量；保存若只是清除時間的痕跡、重現「原貌」，反而會讓老房子變成僵化的佈景。

第二階段：視野擴大到地景與土地（〈山村生活地景〉至〈土地之根，未來之夢〉）。 題材從單棟建築擴大到山村、都市更新、眷村消失、建築的尺度、嘉義舊監獄的保存，以及農地面對科學園區與開發時的價值取捨。這個階段的文章倡議性最強，常反覆追問：誰的想像？什麼被留下，什麼被捨去？

第三階段：學習如何觀察（〈日常生活空間的定點觀察〉至〈生活地圖〉）。 2012 年的四篇轉向方法：怎麼做定點觀察、怎麼進行地方小旅行、怎麼從微觀角度理解農村、怎麼把地圖當成一種有觀點的敘事。「看見」成為這個階段的關鍵動作。

貫穿全書的想法

- 空間承載時間、記憶與生活，不只是可以拆換的硬體。
- 新與舊是並存的關係，而非誰取代誰。
- 認識地方要從在地與日常出發，而不是從都市中心或觀光客的角度。
- 長期的觀察會累積成地方知識，也可能成為守護環境的力量。

閱讀建議

全書可依時間順序閱讀，能看出作者關心的範圍如何逐步擴大。若想先掌握主要主張，可先讀〈老房子，如何保存？〉與〈更新的地景，發展的城市〉；若想學習觀察的方法，可直接讀 2012 年的四篇。

閱讀時的提醒

這些文章寫於 2010 至 2012 年。文中提到的事件、法規與古蹟修復進度，反映的是當時的情況，閱讀時請留意可能已經有所變動。

序：一座可以被看見的城市

仿卡爾維諾筆法之擬作，由 AI（Claude）撰寫。並非卡爾維諾本人所作，亦未經作者審閱。

你正要翻開這本書。請先放鬆，把四周的雜音推遠一些，把剛才走過的街道也暫時忘掉。不，不必忘掉，帶著它，這本書正是為它而寫。

有人說，一座城市是由石頭、磚瓦與道路構成的；也有人說，是由住在裡面的人構成的。這本書的作者提出了第三種說法：城市是由「被看見的方式」構成的。

在這裡，你會遇見一棟老房子，它不願成為博物館，也不願變成新的。它想在時間裡繼續呼吸，如同一個老人不想被製成標本。你會遇見一座監獄，它的牆原本只為了隔開世界，後來卻被人發現，牆內藏著一整個微小社會的秩序。你會遇見一片農地，它有兩種價值：一種可以寫在價格表上，一種只能寫在記憶裡，而這兩種價值從不使用同一種文字。

假如有一位旅行者要向君王描述這座城市，他大概會說：嘉義有許多城市同時存在。第一座是被地圖畫出來的，線條清楚，每條街道都有名字；第二座是被人走出來的，由腳印與習慣連成；第三座在每個人心裡，永遠不會與前兩座完全重疊。作者所做的，只是耐心地站在一個地方，看它一個下午，再看一個季節，然後提醒我們：地圖是一種敘事，而敘事可以被重新書寫。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要讀十二篇舊文章？因為時間在城市裡並不是直線前進的，它像舊木料裡的年輪，疊著，折著。某一年的某個下午，與你此刻翻頁的瞬間，並不如想像中遙遠。

現在，請你選一篇開始。從老房子也好，從地圖也好。沒有人規定這本書必須從第一頁讀起，就像沒有人規定，認識一座城市必須從它的中心走進去。

BLESS，嘉義：城市工藝店的構築

2010 年 11 月｜文字、攝影／陳世岸

> 即便是時間的鏽蝕痕跡，也是美感經驗不可取代的一部份。

城市工藝店的醞釀

嘉義市這個小城市，最近一年多來密集地出現了一批具有某些共同特質的店家。這些店家的規模都不會太大，空間甚至稱的上是迷你，且都是利用老房子來開店；在裝修上所使用的建材多傾向使用舊木料，而店內使用的桌椅，也會運用一些風格獨具的老家具。

這是一種懷舊風格的再現嗎？不，這是詩人鍾永豐所指出，不論在風格佈置、經營模式等軟硬體內容上，都具有「工藝水準」的「城市工藝店」。這種「工藝」所指的並非純粹技術面的層次，而是一種帶有地方感的空間作品，也是人與空間互動協調而得出的整體感。今日，這些所謂的「城市工藝店」，已經以一種獨特的展演姿態，慢慢地影響了嘉義地方文化的品味流動。

BLESS是一間位於嘉義市啟明路上的「城市工藝店」，主要經營者發哥與阿桂是一對夫妻，店內所販售商品主題以手工衣飾與咖啡茶飲為主。從外觀第一眼望過去是一排屋齡約三、四十年左右，非常普通的連棟街屋，但也就在這個怎麼看都不特別的地方，BLESS就在轉角奇妙的出現了。

「保留什麼」的空間設計

一走近這間店就會被大門特殊的設計所吸引。組成大門的構件，是從蒐集鐵件朋友那邊購得的舊紙廠裁紙刀，先在地面畫好大門尺寸後再請鐵工逐一焊接而成，裝上玻璃就成了這間店最「別出心裁」的入口意象。

回想起當初第一次來到這個空間，BLESS的男主人發哥，也是BLESS空間的設計者，提到當時腦中第一個想法是「這個空間要『保留』一些什麼？」這個先考量「保留什麼」的空間觀點，十分迥異於當下一般室內空間改造總是先「敲掉什麼」的作法，且也因此牽引出許多後續在BLESS空間裡頭很特殊的設計。

一些原本建築物上的局部，如牆面上的馬賽克磁磚、磨石子台度、木框窗戶，地面上的紅色方塊地磚，都予以保留。原有鐵捲門的外殼，雖有鏽蝕的痕跡，但頗具時間感，也予以保留不拆除。樓梯前方的磚牆，為增加淨寬予以切割後所露出的紅磚剖面，就直接露出，當作一種展示。

而原有建築所保存的部分中最特殊的，莫過於一般建築物必備也最不想看見的空間，就是電源總開關的配電箱。發哥觀察後發現內部電線的排列也具有一種美感，因此決定將配電箱外露，除了外框油漆之外，就只在表面加裝一塊透明的壓克力板，就完成了這個很特殊的「配電箱空間裝置藝術」。

舊木料的時間感

在保留並活用原有建築空間之外，構成BLESS店內整個空間特殊氛圍的另一個重要元素，就是大量運用的舊木料。這些舊木料多為檜木，主要是向嘉義布袋一間專門蒐集舊木料的廠商購買，主要是一些老屋拆除後留下的樑柱結構材，表面還留存一些榫頭接合處所鑿刻的凹槽。因為很喜歡舊木料所呈現出來的時間感，因此店內的牆面、桌子、吧台、商品陳列架…等，幾乎都是直接用舊木料的原貌組合而成。

使用木材廢料拼貼表面的牆面，也是發哥很擅長的一種手法，在BLESS的店面外牆，以及店內空間的一整面牆都是採用這種拼貼手法的牆面。這些原本只能拿去當柴火燒掉的小木塊，是木材家具工廠裁切過程製造的廢棄物，形狀大小都不規則，竟在這裡重新找到適合的位置。

保留原有空間元素，加上舊木料的運用，這兩個關鍵的設計手法構成了BLESS　店內空間最主要的特質，自然地流露出一種時間的韻味，以及順應材質、不過度修飾的自然手感。

角落空間的營造

BLESS空間裡的「角落」，是處處充滿驚奇與巧思的細部。例如擺在一角翠綠色的苦楝果實，妝點了秋天的季節感，是店主人對於自然環境感受的分享。這種角落空間的氛圍營造，所強調的不是一種主打商品的概念，而是一種分享的樂趣。

在BLESS還有為數眾多的老家具與生活器物，大略有兩種使用方式，一種是延續原有功能繼續使用，另一種則是順著器物原本的質感或形式，轉換成為另一種功能或做為擺飾。所以在店裡會看到老舊但有型的油桶，變成角落的邊桌；鐵工場裝熱鐵漿的鑄鐵桶，成了植栽的花盆，這些不再以原本功能被使用的器物，透過佈置巧思與適當的角色轉換，成為空間中不可或缺的配角！

自然手感的本質魅力

BLESS店內的商品與空間風格相當一致，主要以具備自然手感與手工特質的商品為主。老闆娘阿桂自創的手作衣飾，主推自然舒適的棉麻材質設計；合夥人之一的斐玲，也是嘉義在地銀飾精工的創作者，其銀飾作品非一般精緻琢磨的金屬飾品印象，而多呈現粗獷形體與鑿刻的材質紋路，也頗搭配BLESS店內整體風格。店內所陳列其他朋友的商品，也是以手工製作的商品為主要取向，自然手感是開店當初所設定的經營路線。

店內也提供咖啡與有機茶，以及一個安靜的閱讀空間，搭配特殊的設計風格，慢慢形成一種另類的藝文聚會空間。在杯具的選擇上，特地選用了大禾竹藝的咖啡杯組作品。竹其實也是台灣非常普遍與適合生長的植物，其材質的運用也曾有過一段竹工藝的輝煌歲月，非常普遍地運用在生活的大小器物，這種具有地方特質的杯具，握在手中的溫潤質感相當舒服。

在BLESS也可以看到嘉義地方以原生材料進行創作的藝術家王文志，為BLESS特地製作的兩個燈具，分別是用藤與竹的自然材質編織而成，外觀呈現一種自然材質的美感與彎曲的力度，透過光線的交

錯，成為空間裡頗具視覺吸引力的線條。在BLESS整個空間裡頭，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不論是木、竹、藤、鐵，或棉麻織品，這些自然材質的手感呈現，正是BLESS努力營造的核心價值。

氛圍的整體在細部

在BLESS的案例中，可以閱讀到其特殊之處，不在於華麗的視覺設計，而是一種樸實感受的空間氛圍。「氛圍」（Aura）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描述中，是「一種距離的特殊現象，無論有多麼靠近。」氛圍具有言說的能力，可傳達給空間使用者有關於感受上的獨特經驗。在風格氾濫卻欠缺深度的現代社會，過度設計所造成的浪費處處可見，「氛圍取向的設計」在BLESS提供了另一種空間營造的可能。

「氛圍」在BLESS這種城市工藝店身上的運用，是透過細部的累積而呈現。對於老空間、舊木料、老家具、生活器物的營造，考驗的是設計者對於材質美感的掌握能力，以及是否能看見這些物件本身的特質，即便是時間的鏽蝕痕跡，也是美感經驗不可取代的一部份。對於現代普遍過度裝修甚至是求新求變卻忘了本質的設計慣習而言，無疑是彌足珍貴的實踐經驗。

日常生活的建築

2010 年 12 月｜圖文：陳世岸

> 建築，因此是生活的容器，對於生活在建築當中的人們而言，建築不再只是一棟硬體的冷硬外殼，而是生活所積累的日常空間。

建築是生活的容器

近年在台灣頗為知名的建築師安藤忠雄曾經這麼說過：「建築是生活的容器。」言簡意賅地說明了建築與生活之間，相互依存也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

安藤忠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住吉的長屋」，是一棟在有限經費與狹小土地等現實條件之下，所設計出來的方盒子建築。這棟住宅的設計非常簡潔，主要是以非常封閉的立面，與建築內部透空的中庭連結前後室內空間所組成。這棟日後讓安藤獲得日本建築學院大獎的建築，當初的評價可說是毀譽參半。因為在狹小基地中央留設不算小的中庭，且下雨天還得撐傘去上廁所，讓這棟住宅究竟算不算是一棟好建築頗受爭議。

反映在建築設計背後的思維，是安藤對於「居住」的重要觀點：「融合在自然中的生活才是住宅的本質。」因此，有別於一般追求與外部環境隔離，以創造完整室內空間舒適性的住宅設計，佔了狹小基地三分之一面積的中庭空間，是這棟試圖與自然共生的住宅，在居住方面的自然環境考驗，也挑戰一般人對於強調安逸方便的居住思維。

對於這棟三十多年前所設計，並讓他一舉在建築界打開知名度的作品，安藤表示，他很佩服屋主至今仍持續居住生活在其中，因為這是一棟不論晴雨冷熱，都會忠實反映的住宅，能夠持續居住，並在生活中感受自然的各種變化，需要相當堅定的勇氣與熱情。

「住吉的長屋」讓我們看到建築與生活之間，並不全然是傾向任何一方，而是一種人與建築之間的對話。建築，因此是生活的容器，對於生活在建築當中的人們而言，建築不再只是一棟硬體的冷硬外殼，而是生活所積累的日常空間。

在台灣，我們似乎很少有機會去深入認識我們自己所居住的空間，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究竟為何？或者，「生活」這件事，是如何反映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建築上呢？

建築與生活的疏離

稍檢視台灣近年的住宅廣告，很容易可以發現，「豪宅」風格是台灣近年房地產市場住宅設計的主流，這種超乎一般大多數薪水階級購買能力的高價住宅，背後所反映的，又是怎樣的「生活」？

進一步檢視「豪宅」的構成，不外乎強調地段、景觀、建材、裝潢的獨特、稀有與佔有價值，以及被不斷強調的購買者身份之階級意義。可以這麼說，「豪宅」已成為一種符號，並僅作用在提高商品價值的象徵意義上，與其說購買豪宅，不如說是購買某種生活方式更為貼切。「居住」功能在「豪宅」的邏輯中可說並不重要，住宅與生活之間的意義，被簡化為資本價值，以成就中產階級仰望的奢華之夢。

當然豪宅現象只是現代住宅設計中的一種類型，而對於我們每天與之相處的居住空間，現代人的理解又是什麼呢？在街頭我們所常看到的房地產廣告，所提供的居住空間想像，常以透視圖模擬的方式來呈現，但所呈現的內容，多為經過人工篩選、美化後的圖面，常與事實有很大出入甚至誤導。看似嶄新的空間背後，可能看不見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互動；美麗的裝潢與建材背後，可能看不見日常維護的加倍付出。這些住宅的「生活」詮釋，是商業利益的價值優先，而非考量一個真正與日常生活緊密發生關係的居住空間，建商所建構的理想住宅夢，也讓多少人成了名符其實的「屋奴」。

當住宅變得愈來愈只是一個商品，而非反映社會住居文化的建築，生活疏離了建築，建築也不再反映生活，而只是資本工具，那麼生活變得單調乏味，以及環境中層出不窮的失落空間，就會是空間品質下降的一種徵兆，而當這一類的空間愈多，我們的生活環境就會更疏離、破碎。

在建築中發現日常生活

在此也必須提醒的是，建築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並非建構在一種想像中的美好生活，而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實感。若一昧只以景觀美化的角度來觀看生活周遭的建築，那麼很多生活在建築上的層層累積，將不容易被看見。閱讀日常生活中的建築，與辨識當中的生活意義，需要重新認識生活與建築的互動方式。

建築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結構物，建築被建造的方式反映了時代的文化背景與社會趨勢，並呈現在造型、材料與構造方式等建築的語彙上。此外，一個完整的建築生命史，除了環境、氣候、時間在建築

身上的累積，更包括了使用者與其使用模式，加諸在建築之上的種種人為改變。建築忠實地紀錄了這些過程，而這也正是我們在觀察一個城市的文化嬗替過程，最直接的物質證明。

因此，若我們想要透過建築來觀察與理解一個地方，建築的意義將不會僅侷限在歷史價值或美感價值的角度來作為價值判準，而是從日常生活當中，從一個完整的建築生命史角度，來解讀這些市井中再平凡、再一般不過的建築。

當我們不再只是以「建築物」的角度來觀察這些建築，我們將會發現建築所傳達出來的訊息，有更豐富的意義存在。以下羅列整理出幾個以「日常生活」的角度，觀察我們周遭建築的方式：

一 質感

「有質感」通常拿來描述人事物給外界的印象，是一種具有美學與人文深度的感受。「質感」一詞運用在建築上，通常意味著材質的紋路或纖理。例如在嘉義建築中很常見的木材雨淋板，表面有著木質的紋路；而建築立面的洗石子，是另一種細膩的觸感。質感在建築上，也可以是一種整體感的描述，就像欣賞一幅編織作品，帶給人多變且豐富的美感經驗。

二 痕跡

卡爾維諾對於城市與記憶的主題，曾經這麼描述著：「在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在經過人們的使用與環境、歲月的考驗，建築上遍布了各種痕跡，每一個不同的痕跡，不論是那一層層剝落的油漆，或因某種需求而留下的鑽鑿刻痕，都是生活的印記。

三 光影

光與影在建築裡頭是相當重要的元素，建築因光線而有了色彩，透過陰影而顯現了形體。從日出、日落的自然光線，到夜晚的各種人工光源，建築的光影，不論在室內或戶外，引導著我們如何去觀看與體驗建築。正因為光影是多變的，建築隨著光影的角度而有著更多不同的面貌。

四 角落

觀看建築我們常會去注意那些最明顯的部分，而忽略了角落，殊不知，角落也是組成建築的一部份。角落在建築裡是有功能存在的，就像綠葉襯紅花，角落被安排的往往也是較枝微末節的角色，而成為儲藏空間或放置某些不太會經常移動的物品。但角落也可能是建築最精彩的一部份，在不經意之處，創造出某些驚喜，也就是角落轉換成為主角的時候了。

五 聲音

置身在一個生活的場域裡頭，有時要靜下心來聆聽周遭環境裏，從許許多多建築裡頭所發出來的各種聲響，或者是寧靜無聲的氛圍。聲音比畫面傳播的速度與距離要更遠，就如同侯孝賢電影裡長鏡頭的畫外音一樣，開啟了我們對於這個場所的另一個感官角度。不論是那敲打鐵鎚的聲音，或從廚房傳來的炒菜聲，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這些聲音所呈現的場景，正是與建築不可分離的日常生活元素。

六 氣味

建築是有味道的，只是很多時候我們並不去把它視為建築的一部份。氣味可能代表著一個特殊的行業，或正在進行的某件工作。又或者是置身木造的建築裡，可體驗不同木材本身所散發出的特殊氣味。氣味有時候扮演一種提醒的角色，告訴我們來到了哪個領域範圍，接近了哪棟建築。偶爾，當我們在社區裡聞到一陣陣油煙味，也告訴我們吃飯時間到了。

七 零碎

很多建築其實是不完整的，這裡缺了一片、那裡少了一塊，建築本身構件的零碎化是一種動態的過程裡自然形成的現象。也因此，人們為延長或維持生活使用機能，對建築會進行維護或改造的行為，也因此不同年代的建材，出現在同一棟建築物上，是很常見的景觀。此外，在某些建築外牆上，一些使用後忘記拆除的零件，也就這麼樣繼續附著在建築上頭。

八 粗糙

追求平整與光滑的表面，是現代建築不自覺的一種美學態度，但過度平滑的表面，卻也留不下任何記憶。舉例來說，二丁掛磁磚可以說是台灣近代建築立面最普遍被使用的面材，但當其被使用頻率氾濫到某種程度，卻也讓環境景觀變得單調乏味。粗糙不見得只是建材給人的感受，也可能是一種凹凸或不規則的質感，或是修補時一種帶有拙趣的拼拼湊湊，那些「粗糙」的安排，卻也讓建築多了一些人味。

九 拼貼

在一棟建築的生命史中，整修是免不了的過程。基於各種五花八門的需求，人們用各種構造形態、材料在建築上進行組合，打造自我

風格。我們看見這些建築拼貼，各自為了不同目的或功能而被營造出來，所反映的是建築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在空間上所進行的改造。這些建築上的拼貼或用廢棄材料，或用不同材質組合，也呈現了某種差異的趣味。

十 宣示

在建築物上進行某些特定的宣示行為，是不難察覺到的畫面。不論是規範所有權、標示居住者身份，或者界定地圖上的門牌位置，甚至是規範秩序的警告，都是許多建築所扮演的附加角色。建築上的宣示，讓我們看見一些事件的發生，以及人們怎麼樣來回應。

日常生活與建築的對話

日常生活雖然並不強調特殊性，但其實具有完整性，因為我們對於生活中所發生的任何事情，並不會去一一的刻意標示，但建築卻會忠實地將之紀錄。因此，我們在建築上所發現的生活軌跡，會是生活面貌的真實呈現。

回到「建築是生活的容器」所提供的觀點，是否也讓我們開始去反思，現代生活若只是一種消費生活，而現代住宅若只是淪為一種商品的消費，則我們的生活將只是不斷消費所建構的帳單明細嗎？

穿梭在大街小巷，建築與我們發生的關係，可以不只是視覺上的片刻停留，而能夠帶來更深刻的生活體會。從建築的觀察，來發現日常生活與我們的種種交會，也唯有當建築回到生活裡頭，我們的住居文化也才有機會在建築裡生根茁壯。

老房子，如何保存？

2011 年 2 月｜圖文：陳世岸

> 老房子的「價值」，並無法僅以硬體的「價格」來簡化論之。

一般而言，建築物的生命週期包括了從規劃設計、建造、使用到拆除的過程，大多數建築物的一生會因為結構材料年限的逐漸老化或需求變更失去使用目的，而以拆除告終。建築物的硬體一定會慢慢老化，但老房子的保存與再利用，則是對建築的生命週期提出完全不同的思考面向。雖然一方面建築物的硬體軀殼隨著時間逐漸老化，但另一方面時間也在空間裡留下許多的痕跡、記憶與故事。因此老房子的保存不只是延續建築使用年限，還得從老房子本身開創出新的價值。

因此，從保存與再利用的觀點來看，老房子的「價值」，並無法僅以硬體的「價格」來簡化論之。也可以說老房子的活化再利用，並不僅是建築生命週期的延長，而是基於老房子價值的完整性，以老房子的軀殼為基底所進行的創作。

目前台灣所進行的老房子保存與再利用，包括了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範的「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造物」，其所保存的對象大多是以經過審查核定之古蹟與歷史建築為主。而在民間，近年一股老屋再利用的風潮，也激盪出不少精彩的保存再利用案例。但若檢視這些保存案例的策略、價值觀點、執行方式與結果，卻也發現老房子究竟要如何進行保存的議題，在官方與民間有著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

老房子修復，非新不可？

台灣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所審查認可值得保存的老房子，自文化資產保存法從1982年頒佈實施以來，在進行修復工程階段所引發的爭議，一直都不亞於爭取保存時所面臨的困境。檢視生活周遭許多的古蹟或歷史建築的修復工程，相信令許多人感受特別強烈的印象，就是在修復工程結束之後，原本的老房子變得「煥然一新」，甚至彷彿就像是蓋了一棟新的建築物！

古蹟的修復，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者，應依照原有形貌修復。」此外，對於修復的方式，也允許「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增加其抗震、防災、防潮、防蛀等機能及存續年限。」而若有再利用的相關計畫，也可「視需要在不變更古蹟原有形貌原則下，增加必要設施。」

法令中很明確的規範了「原有形貌」是修復與再利用的重要方針，但事實上，造成最大爭議的源頭，也在於這「原有形貌」的曖昧與難以定義。簡單來說，從建築物被設計、建造、使用，一直到被保存下來，所經歷過的時間短則數十年，長則數百年，國外甚至不乏千年歷史的古蹟。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棟建築物經歷過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演變，以及加諸於空間上各種使用歷程的變遷，也必然會留下許多零零總總的空間敘事，但這些歷史過程卻在「保存原貌」的大前提之下，透過僅由極少數人參與的專業權力機制，篩選了某段被認為「值得保存」的斷代歷史，而抹煞了空間所積累的許多物證。

筆者數年前曾在金門在當地聚落參訪過程中，發現當地社區許多老房子正進行修復工程，部分整修中的建築牆上佈滿彈孔，記錄了古

寧頭戰役金門街巷戰的慘烈，但這些痕跡在修復過程中卻一樣依據「保存原貌」的作法而遭到抹除，修復之後又再呈現「煥然一新」的面貌。當然牆上的彈孔不會是當初被建造完成時「原貌」的一部份，但那難道不是讓建築更生動的記錄了金門戰地歷史的一部份嗎？

筆者所居住的嘉義市，近年來也修復了不少古蹟與歷史建築，但這些標榜要恢復原貌、增加保存價值的修復工程，修復前與修復後的樣貌簡直「判若兩人」！不止舊有的歷史氛圍消失，甚至還多了一些原本建築上不可能出現的現代工法或材料，讓人置身當中不知該用何種角度去理解這些舊空間的新外殼？

這種原貌修復的操作模式，似乎創造了一種仿造風格的復古流行。弔詭的是，這些經過篩選的「原貌」，所呈現出歷史與空間的斷裂，正是原貌修復一昧追求「完整性」的結果。但這種完整性僅及於建築的表層，著重外部形象的平整與完好無缺，而卻漠視了存在於建築裡其他有形與無形的空間元素。

原貌再現與真實性的背離

建築學者傅朝卿曾指出，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反真實性」的現象1。所謂真實性（authenticity）的概念最早來自1964年重要的國際文獻《威尼斯憲章》，並在1994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日本奈良所發表的《奈良真實性文件》內文中，針對文化資產保存的「真實性」再提出進一步的詮釋與呼籲，也再次提醒了真實性概念在文化資產保存中的重要位置。

真實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左右著我們對於價值的判斷。當我們要去判斷一個物件的保存價值，是接收到來自於保存標的本身或對

其本身的各種詮釋所傳達的訊息，而這些訊息的可信度就是真實性。這些重要的保存訊息來源包括了形式與設計、材料與物質、用途與機能、傳統與技術、區位與場所、精神與感覺，以及其他內在或外在之因素。這些有形、無形的訊息，都是據以完整判斷保存價值的重要資訊，但台灣的保存實務卻很少深入去探究，這種現象都導致對於保存價值理解的偏頗。

在《奈良真實性文件》中也特別指出，基於文化的多樣性，這些資訊來源必須放在個別所屬的文化脈絡中去思考與判斷，真實性不會有固定的唯一標準，這也告訴我們保存對象與其原有歷史文化脈絡、空間紋理的不可分離。

從真實性的觀點，再來看台灣追求原貌保存的修復工程，會發現當中遺漏了多少應謹慎判讀而卻被輕易忽略的訊息。若老房子的保存，只為滿足「原有形貌」的恢復，而無視於真實性的種種訊息，無疑是對保存價值進行不可逆的致命破壞。

所以我們會看到許多修復工程進行的方式，是隨意地將那些看似老舊、破損的部分予以拆除，然後依據工程圖樣上的「原貌」，再複製一個出來。抹平痕跡、清除記憶，甚至是創造了一個新的「歷史」，這是我們當前保存政策實施的現況。

保存的另類可能

跳脫文資法的保存困境，許多沒有法定保存身份的老房子，近年在民間團體與私人單位的推動之下，也隱隱然形成一股另類的流行趨勢。如台灣歷史悠久的台南府城，近年在古都保存文教基金會的大力

推動之下，以「老屋欣力」的主軸，挖掘出許多老屋再生的保存案例，也激盪出更多人對於老房子的想像與創意。

這些民間所推動的老房子保存，並不以「原貌」作為再利用的唯一策略，而是在現況的基礎上，仔細耙梳老房子的空間脈絡，保留了老房子的氛圍，也引入了新的活力。在這些多樣化的保存案例中，也指出了在「原貌保存」之外，保存有多少種不一樣的可能。

以台南的安平樹屋為例，原為德記洋行的倉庫，閒置荒廢多年之後，幾顆榕樹慢慢盤據了建築物的結構，成為今日樹屋的主要特點。若以原貌保存的角度，或許該把樹砍掉然後把德記洋行一百多年前的倉庫原貌復原，但安平樹屋反倒是讓這幾棵已經與建築結合為一體的老榕樹，轉換成為這座老房子的主角，讓穿梭樹蔭的奇特空間體驗，成為安平樹屋的一大特點。

安平樹屋的案例，指出了老房子保存思維中「不完整性」的重要。當保存不以追求建築物表象的完整為一切意義的來源，則空間的其他訊息，就會一點一滴地浮現出來，讓保存的脈絡更為完整，意義也更加豐富。

反思清除式的原貌保存

透過前述的比較，我們或許可以比較清楚的發現，官方的保存政策與民間推動保存思維的差異所在。首先老房子保存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新舊並存的事實。任何的建築物經過使用，或多或少都會有使用過程所留下的痕跡，或對於建築所進行的改造、變動。這些使用者所留下的痕跡，在「原貌保存」的觀點看來，是破壞了原貌的完整性，有損保存價值；但相反地若我們從「真實性」的觀點來看，這些

人為或歲月所造成的改變，卻毫無疑問是屬於這個老房子保存脈絡的一部份。

強調要修復回原貌的保存模式，其實頗類似近年政府大力推動的都市更新，那種幾乎毫無例外一律採取「清除式規劃」的更新方案，將基地上過去的一切空間、歷史、記憶都予以抹除，然後建立一個全新的現代地景，原貌保存在台灣操作起來也是如此。輕易地除去所有被認為是老舊的、不堪使用、損壞的部分，然後建立一個全新的歷史佈景，就是一種「清除式保存」。

本雅明（Water Benjamin）在其著名的文章《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指出，藝術品之所以能夠擁有獨一無二的存在，是因為它的歷史演變過程，包括了時間的積累，以及物質條件與佔有形式的諸多變化，他很強調這種變動的過程，造成了藝術品在時間與空間的獨特存在，並構成了它的真實性。本雅明在此文中所提出針對藝術品本質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靈光（aura）」的概念。他認為，對藝術品而言，靈光是「一種距離的獨特現象，無論有多麼靠近。」也因為這種獨特的距離感，形塑了藝術品的崇拜價值，但當大量複製品開始出現並取代藝術品獨一性的同時，展示價值開始取代了崇拜價值，也導致靈光的消逝。

任何被保存下來的老房子，其實可說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而慣行的原貌修復工程，卻往往與維繫藝術品本質的真實性背道而馳，而將保存變成了一種古物的展示。原貌修復的保存盲點鼓吹了標榜原貌的複製品大行其道，展示意義被刻意放大的結果，導致歷史意義的單薄化與空間特質的單一化，讓老房子的保存，變成了僵化的歷史佈景。

保存：新舊的辯證與對話

任何一種形態的保存，其目的不外乎將某些共同價值傳承給後代子孫，但前提是在決定保存什麼與如何保存之前，我們對於過去是否有足夠的理解？如何避免保存變成一種專業的價值壟斷，或淪為狹隘的歷史詮釋，都必須仰賴參與者在過程中不斷地自我提醒。

台灣的保存議題，常會跑出保存與發展要選邊站的二元對立論，但這兩者之間的根本矛盾，在於發展模式的不同，如果可以理解保存也是一發展模式，則不會有對立存在。就像新與舊之間，並不是誰去取代誰的問題，而是兩者並存的事實，清除式的保存思維，是對於時間所積累的價值，也是保存真實性的最大傷害。

跳脫原貌保存的框架，好不容易留下來的老房子，我們究竟希望讓下一代看見什麼？讓未來對過去可以瞭解什麼？這些回到保存初衷的提問，或許才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去看見，老房子的保存，在表象之外更豐富的意義。

---

1. 傅朝卿（2003）。建立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真實性的迫切性。2001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年會 追求文化資產的真實性（頁17-20）。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山村生活地景

2011 年 4 月｜文字、攝影：陳世岸

> 「像山一樣思考」，是提醒人們必須拉長時間來看待自然資源之間的真實關係，應避免人類為滿足自身片面的短暫需求所做出的短視決策。

台灣是一個多山脈的島嶼，地景上起伏的稜線，更是福爾摩沙驚嘆的初始印象。數百年來，台灣山林在作為物產資源的輸出基地之外，也是許多外來移民落地生根的安身立命之處。因此，照道理說台灣的山林地景對於台灣文化的影響應是相當長遠與深刻，然而，就如同台灣作為四面環海的海島，卻只有「海鮮文化」而極度欠缺海洋文化的認知缺陷一樣，台灣的山林文化往往也狹隘的只剩下「山產文化」，對山的理解存在有許多未知與茫然。

山村是山上居民聚集的聚落，數百年來的發展演化出一套與山共存的生活邏輯，從他們的住居空間的脈絡裡，我們可以閱讀到哪些山要告訴我們的事情呢？

山如何思考？

「像山一樣思考」是李奧帕德（Aldo Leopold）在他的自然寫作經典《沙郡年紀》1一書中所提出的重要觀點。他觀察並反省了獵人全面獵殺野狼的行為，使得山上鹿群過度繁衍而導致生態失衡，造

成無法回復的破壞。他發現，「只有山活得夠久」，才能客觀地去理解狼與鹿之間生態平衡的存在意義。因此，「像山一樣思考」，是提醒人們必須拉長時間來看待自然資源之間的真實關係，應避免人類為滿足自身片面的短暫需求所做出的短視決策。

所以在山的思考模式裡，「時間」具有重大意義。遠看似乎萬年恆常不變的山景，其實每天都在變化，那種看似穩定的微妙變化，也是最容易被忽略之處，若輕率地去改變了這種穩定性，那麼在預期的利益來到之前，或許是人類所無法承受的破壞會先降臨。

李奧帕德指出了現代人所汲汲營營地不外乎「努力追求安全、繁榮、舒適、長壽，以及單調的人生。」然而，「就長遠來看，太多的安全似乎只會帶來危險。」若人類只以自己的觀點企圖來宰制自然的一切資源，而無視於山的思考邏輯，那將是一件反倒會危及自身生存的事情。

山村生活地景的特質

從山的思考模式出發，來檢視山村生活地景，初步可歸納出一些山村的重要特性：

一、以原有環境條件為基礎的發展模式

台灣社會常說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其實本質上是一種借貸關係，要緊的是必須有借有還。所以最早進入山裡的人，不會是抱著要如何耗盡此地資源的想法，因為要在山上的自然環境裡安身立命，必須要在原本的環境條件基礎上，調配出適合人定居生存的平衡模式。

山區居民的日常生活勞動，經常就是在山坡上攀爬從事農務，對於土地的利用模式，也多因應地形而有所彈性調整，必須在考量適當的坡度與日照、水文等環境條件下種植適合生長的作物。一般平地所慣常使用的整地模式，如以重機械毫無警覺地挖填土方，並不適合山坡地的整地模式，而是必須在維持坡地的穩定性上作微調，否則山遲早還是會把這些土地給討回去。

二、在地材料的運用與技術的發展

可以看見許多最早的山村建築，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在地資源是一件自然而然且必要的選擇。因此從整地開始，為了處理地上挖起來一顆一顆又大又重的石頭，使得打石與砌石的技術，慢慢地被發展起來，並運用在擋土牆與建築物的基礎，並進而成為重要的構造材料。許多山上的房子與田地，至今都還是在使用著祖先胼手胼足、一點一滴所砌築的石牆所圍塑的土地上。

山上目前仍可以看到的一些竹管厝，也是運用在地材料的典型案例。在牆面施工上很普遍運用的編竹夾泥牆，一般平地農村很常使用稻殼稻桿作為粉刷面的結構纖維材料，而山上則會運用如香蕉枝幹的纖維，這種差異來自材料取得來源的地方性。在竹材的選擇上，則會以冬季取材的竹子作為主要結構，因冬季較乾燥且竹材成長趨緩和，此季節成長之竹子較不易為蟲蛀，是合適的結構材，這類選材的小技巧都提示了氣候對於建築材料所存在的影響。

三、小環境裡的多樣性

「一樣水養百樣人」，從早期的竹管取水到開闢水圳、水道引水，維持乾淨且穩定的水源是山上生活相當重要的事情。穩定的水源

可以提供各種多樣性的用途，除了必須的民生用水，山上的居民也利用水源養魚、種田。而維護水源一定是社區的重要工作項目，家戶的蓄水設施也是必備的。水對於山區居民的重要性與生存意義，是習慣自來水一開就有的都市人所缺乏的生存經驗。

山村利用土地的模式也必須是多樣的，依照不同的地勢與季節性，種植不同的作物。這種多樣性經常是小地方得以維繫長久的生存之道。所以我們去看一座山的多樣性有多豐富，就可以知道這座山的生態是否健康，即便是人生存其中，也必須依循著這多樣性的原則去發展，才能與環境融合。

四、個體與群體的緊密關係

山村的建築有別於都市建築的孤立性，在建築與建築之間，遍布著許多小徑，這些或僅提供步行使用的小徑，經常是聚落裡的意義路徑，是建築之間的連結通路，也是人際關係之間的交流路徑。也因為這種路徑所建構的相互依存關係，在山村裡的生活甚至可以不需透過貨幣與運輸成本，卻能滿足交換與移動的需求。

這些小徑或就地以石塊砌築，或將大石打成平坦的石板鋪設而成，有些小徑這麼一開一走就是上百年的歷史，對於長期使用這些生活路徑的山村居民來說，其意義相較於那些為了車子而開闢的大馬路是截然不同的。

五、氣候對生活的作用力

山上的日夜溫差非常大，夏天的晚上還需要蓋厚棉被，冷氣機在山上完全是不需要。除了溫度變化之外，雲霧水氣較重的山區，白天經常起霧，濕氣自然會偏重，對於建築的維護與日常生活作息的影

響，都是在山區生活所必須面對的氣候因子。也因為氣候對生活的影響是如此深刻，山區居民不論是在農事或生活上都會特別重視農民曆法與四季節氣的更替。

陽光是山村另一個重要的天然資源，一些蔬菜如金針、高麗菜、花椰菜等經日曬處理可以保存更久，也是純天然的食物保存方式，因此在山村家家戶戶都有曝曬處理所需的工具，也就是以竹篾編織製作而成的「敢仔」，是日曬加工的必備物品。

現代化的山村地景

若僅回顧大約三、四十年前的山區地景，跟今日所見就有天壤之別，最主要的因素，仍在於現代化力量的作用，使得人與山的關係也隨之轉變。現況是資本力量很輕易地穿透了台灣山區的大多數地方，並帶來主流社會的商品，逐漸轉換了山村的面貌。

早期山區交通阻隔，與外界的聯繫互動並不頻繁，這種條件限制使得山村處於一種自然的隔離狀態而內化出一種穩定的生活模式。但隨著交通的開發，山村與都市連結之後，現代化價值的植入，改變了山村的發展模式。例如許多水泥化的野溪整治工程，在台灣山區不斷地複製生產，徹底地改變了既有的水文環境與生態體系。

現代化對於山村帶來最主要的改變，仍在於生活模式的改變。山村作為一個供應都市需求的生產基地之外，也吸納了都市人的休閒想像，一些標榜健康養生的別墅、山莊開始出現在山村地景裡頭，這些「住宅」的出現是商品化的結果，其展示意義大於生活上的實用價值。

山村生活的轉變，由過往的生活自主與獨立性轉變為對外來消費的依附。綠油油的茶園是休閒或是勞動的地景？對於不同立場位置的觀光客與勞動者所看到的地景意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山村建築的生活感

路旁的一間筍寮，是山村建築的典型之一，看似隨意的搭建方式，卻又完全符合空間需求。堆柴、燒熱水、倉庫或是一個臨時的休憩空間，筍寮幾乎是只要有採收竹筍的山村必備的建築。雖然外觀乍看拼湊的有點零零碎碎，但恰如其份，生活感十足，就像是從地上長起來一樣的自然。

從一些附屬建築的構造方式，可看到山村建築的另一個有趣之處，也就是一些臨時性建材的運用。這些四處蒐集或累積而來的建材，很多是不斷循環使用的材料，對於物資並不是隨手可得的山村來說，珍惜僅有的資源，並將它最大化利用，是物盡其用也是生活裡的不斷創造。此外，這些拼拼湊湊的小空間多出自居民的自力營造，具備基本的空間營造技術，也是山村生活的基本技能。

很喜歡山村建築庭院的空間，那通常是由周邊建築物所圍塑出來的一個虛空間，但庭院的空間比客廳更像是住家的門面，都會整理打扮的特別整潔。庭院的空間使用方式也相當多元，如前面提到的以日曬法將蔬菜乾燥保存的方式，就是在這裡進行，只要是出太陽的好天氣，家家戶戶的庭院都是曬蔬菜乾的風景。

山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與生活緊密結合。例如山村常見的柴堆，就是為了解決現代生活很方便的「熱水」這件事，要透過平常隨手或刻意地撿拾柴枝、收集樹幹，以提供燒柴火的熱水爐使用。所以

山村生活在取得熱源的方式，對於外來能源的需求相對是較低的，但透過自己勞動所獲得的熱水，其意義相信是遠大於瓦斯或電力加熱而得的熱水吧。

到了寒冷的冬季，山村的家戶都會堆柴燃起一個小火堆，家人一起圍著火堆取暖同時也閒話家常，這是寒冷的山村在冬季裡的溫暖畫面。

現代化的建築提供了現代化生活隨手可得的便利，但這些消耗大量資源所換來的便利性，卻讓置身當中的人們逐漸忘記自身與自然資源的密切關連性。山村生活在某些現代觀點看來或許簡單甚至原始，但卻是最真實的生活感受。每一個生活裡的節奏，不論是資源的取得，或是因應節氣所進行的調整，都必須在山的邏輯下去進行，那正是山村生活的根本生存之道。

反思的山村生活地景

山村生活地景已經或正在改變，不論是朝向哪一種發展模式，改變持續在進行中。但面對資本、觀光或消費的穿透力量如此強大，山村要如何看見自己，又該走向什麼樣的道路？

「無地方性（placelessness）」是人文主義地理學者瑞爾夫（Edward Relph）所提出的重要觀念，用來說明工業化社會所打造的平坦與無意義化的景觀，人跟土地的關係，因「無地方性」的作用而疏離。每個山村因應本身的環境條件與歷史脈絡，原本都有自己的獨特面貌，但現代化的地景詮釋力量，卻將這些面貌予以抹除，導致無地方性的不斷蔓延。

當原本屬於山的每個部分都被微分，然後被個別的商品化以提供販售與消費時，我們有必要再回頭來理解什麼是山的邏輯，關注那些在人與山的互動之間，該拉長時間軸來思考的事情，台灣的山村或才有機會重新發現自己真正的永續價值。

---

1. Aldo Leopold（1998）。《沙郡年紀》（吳美真譯）。台北：天下文化。

更新的地景，發展的城市

2011 年 6 月｜文：陳世岸

> 更新所傳達的實質意義是：舊必須被新所取代。

漫步城市街頭，不經意地總會發現在某個角落、某個區塊，出現了不知名的空白。一塊不知道何時被「製造」出來的空地，讓人覺得好陌生，即便那是我時常經過的地方，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這裡在成為空地之前是什麼模樣？

檢視任何一個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更新（renew）」經常被視為可以提升環境品質、帶來進步繁榮的重要手段。但更新並不是一個挺客觀的字眼，從字面上來看它強調了「新」的意涵，「新」同時也具有正面、積極性的意義；但對於「舊」而言，更新所傳達的實質意義是：舊必須被新所取代。所以，很常見的說法是，都市的發展仰賴更新，在「沒有破壞哪有建設」的口號帶領之下，都市的更新為我們的城市地景帶來哪些改變？

消失的地景：空間失語症

筆者居住在嘉義市，這個位於台灣南方人口27萬的小城鎮，近年來透過都市更新所造成最大規模的地景變化，莫過於眷村空間的集體消失。承接了日本人所留下的大批木造眷舍建築，1947年以來，嘉義市區裡一直存在著許多眷村。還記得那是一大片有著綠蔭籠罩與

人性尺度巷弄的私密空間，還有在生活裡相互依附的緊密人際關係，共同組成了眷村的空間脈絡。

1990年代起國家推動眷村改建，為了「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台灣各地眷村的歷史也隨之終結。在很短的時間內，伴隨著拆遷現場彷彿是戰爭逃難的真實場景，市區內的眷村一一被剷平清除，成為等待開發或標售的空地。過了幾年，在原本眷村的土地上，新的公寓大樓一棟棟從平地升起，這些外觀完全複製，天際線整齊畫一的新建築，正標記了這城市裡眷村地景的消逝。

當我再次經過眷村，低矮且有著退縮層次感的木造建築，已被垂直高聳的水泥建築給取代了；大樹的濃密綠蔭也被新植的行道樹與花台所取代；那些人群可以穿梭、聚集的巷弄空間也不見了，只剩下充滿著硬鋪面的多用途廣場。

眷村地景的消失，並不僅是一段記憶與歷史空間的消失，更是生活脈絡的斷裂與空間對話能力的消失，或可稱之為「空間的失語症」。空間具有敘事能力，空間可以說故事，就如同一般我們對於眷村的認識，是建立在族群文化、飲食習慣、生活模式所組成的生活文化脈絡，形成我們對於眷村空間的認知基礎，也是閱讀眷村空間的解碼能力。然而一旦空間消失，這種解碼能力也將因為脈絡的消失而瓦解，這是再多的紀錄片、影像或文字，都無法重建的人與場所之間的連結關係。

獨佔的地景：誰的公共財？

一個公共空間充足的城市，必然是一個對使用者友善且可滿足各種多元使用模式的場所。在台灣看到許多公部門的舊房舍、土地，甚至是倉庫，都具有成為公共空間的潛力，但我們看到台灣很多公共建築閒置的原因，卻往往是因為管理單位沒有積極尋找適當的利用方式，而任其荒廢破敗。

在高度密集開發的都市地區，公共空間相當珍貴，從社區營造的觀點來看，這些閒置空間絕大多數都可以成為社區參與活化，引進多元的使用模式，成為由社區居民共同管理維護的公共財。

代替人民管理公共財的單位，若一昧地將「變賣家產」視為一種積極政策，則城市追求優質公共空間的未來，將付出更多的代價。我們看見公有資產的私有化，導致城市原有的公共資源更為不足，以開發為導向的土地利用模式，往往更壓縮了區域的公共空間品質，這是都市更新沒有強調的副作用。

嘉義市的民國路曾經是有名的麵食街，因為這個區域在戰後有龐大的外省族群落腳，從大陸帶來台灣的風味美食，形成了這裡獨特的麵食特色。但在眷村改建的推動之下，這裡於2007年被拆除，成為一大片等待標售的空地。在2010年嘉義市舉辦台灣燈會期間，這一大片空地被規劃為臨時的活動場地，並在地面鋪上一大片的柏油，燈會結束之後，這裡成了附近街道住戶商家的臨時停車場。

民國路的眷村土地，在都市計畫中原本規劃為住宅區，但因各方意見又擬變更為商業區，惟一切考量似乎僅著眼於土地價值的提升，而忽略了更新對於整體區域環境品質的壓力。這是發展地景的特質，

土地價值的提升只為了成就了資本的積累，而不承載其他意義。這種單一化的價值詮釋，正是都市發展所建構的願景，然而絕大多數的民眾，僅能旁觀這種極少數人參與的買賣，就這麼分配了我們城市珍貴的公共資源。

懷舊的地景：保存的想像

城市變遷過程中所留存下來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空間，也面臨相當大的困境。一方面保存必須面對更新的壓力，另一方面，由上而下的文化資產保存框架，也諷刺地以保存之名，弱化了歷史空間的活力。

界定何者才是文化資產的權力機制，排除了大多數人參與其中的可能性，當保存標的無法符合上意，即導致保存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在近年各地的保存搶救事件仍屢見不鮮。此外，那些官方認可的文化資產，在繁複且僵化的保存機制運作之下，反倒再現了城市裡的懷舊地景。

在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的初期，台灣的文化資產在大中國文化思想架構下，所認可保存的多為清朝所遺留的建築物，而日治時期的建築因政治上的因素，在當時並無法列入官方認同的保存清單。也就是這種由上而下，帶有特定觀點與價值的懷舊地景，讓歷史成為一種單向的詮釋，而在環境中被呈現為佈景式的存在。

懷舊的地景讓保存成為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加上清除式的保存被廣泛地使用，一旦進入文化資產的保存程序，歷史痕跡與生活記憶的抹除，幾乎是無一倖免。所留下的是無礙於地方發展建設的展示用保存案例，以及為了滿足觀光客的凝視而重新粉妝再現的歷史地景。

嘉義市在日治時期因為是阿里山木材的輸出轉運地，而成為製材的重鎮，留下許多當時製材產業的地景。近年官方推動此區域的都市更新，以打造「林業藝文園區」為主軸，進行許多不同類型的更新工程。

前陣子筆者來到其中一個新闢建的公園，看到公園裡的宣傳看板顯示，未來的園區似乎將重建一些已經消失的林業設施，但在這看板背後所隔開的，是未來會被拆除的玉山一村、二村，那是未被列入保存範圍的林務局員工宿舍區。新地景的打造，標榜了林業文化的保存，但卻不見多少在地生活的連結，遑論對於此區域原有生活軌跡的探索，究竟這些保存是滿足了誰的需求？為了觀光的懷舊想像而再現的保存，又是否宰制也窄化了地方的未來想像？

發展的地景：誰的想像？

「發展（development）」一詞，即便是在現代社會被使用的如此頻繁，大多數時候我們對於發展只是去接受，將發展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而對於發展背後的成因並沒有太多的檢驗。但發展一詞卻絕非我們所理解的那般單純，在Schech1等人的研究中即已指出，所謂「發展」，其實是與「現代化」、「進步」、「西化」的概念息息相關，彼此之間相互建構，不可分離。這指出了發展並非只是一種客觀地現象描述，更是一種結合了現代化觀點的思維模式。

從上述的角度來看，發展對於都市的想像，具有某種理解框架，並且可以指明就是一種現代化的框架，其理解都市的方式，並非基於都市的自然或人文特質，而是基於現代化的想像，正是這種理解框架導致了都市裡保存與更新在基本價值觀點上的最大差異。

因此，我們發現台灣近代都市發展的特徵，經常是排除了城市既存的自然人文特質，而以建立一種服膺政治的現代化理性秩序為目的，而「保存」——基於歷史脈絡所積累的城市遺產——並沒有成為以現代化為根本思維模式的發展選項。在這發展的價值體系裡，保存自始並不存在，而是全面採用了清除式規劃的更新方案，打造了現代化的都市地景。

宣稱要推動地方建設，促進地方發展追求進步的城市，是我們經常在選舉時看到候選人會提出的政見承諾。偏偏這種標榜追求進步的地方建設，往往是以偏頗的價值去否定了城市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嘉義市的新市政大樓計畫，耗資數十億擬興建南北兩棟辦公大樓，而基地上原本日治時期所興建的兩棟舊建築，在民間團體發起搶救失敗之後均被拆除，而僅留下官方認為「具保存價值」的幾根柱子。當公共建設被賦予促進城市發展的積極正面意義時，往往只是為了強化其興建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卻忽略了這些公共建設的更新背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往往是犧牲了城市歷史所積累的公共資產。

回溯之前所提到的公共財觀點，我們看到這些巨大的公共建築，其空間規劃的特質往往呈現為獨佔性與排他性，只有城市中極少數的人可以使用這些空間，大多數的市民根本沒有機會使用到這些空間，因為這些空間的規劃過程，正展現了權力的封閉特質，而與民主的平等、開放背道而馳。

從地景到地方：在地生活的消逝與重構

地景的現代化，屢以更新為必要之惡，但其最大的盲點，在於沒有意識到新與舊之間的差異，正是建立在彼此的互存與互動。如果沒有「舊」，要如何能夠界定自己是「新」呢？

生活中新舊並存的現況，是更新思維所「看不見的真相」，所以我們看到現代化的都市地景改造，幾乎都一貫採用清除式的規劃手法，讓都市裡具有言說能力，可以說故事的空間輕易地被毀去。而空間重分配的過程中，公共性更是蕩然無存，變成少數人獨佔、獨享的地景，更強化了現代性的隔離特質，而無助於整體環境的生活品質。

地景是都市中各種力量競逐的場域，我們看到都市地景在更新過程中，所顯現的危機。地方（place）的概念，或許是我們重新去介入地景，找回生活重心的路徑。有別於地景的旁觀特質，地方的理解必須置身其中，檢視現代消費生活的盲點，並且重新思考與地方特質結合的發展模式，才能看見並且進一步重構具公共價值的在地生活。

更新的思維必須在發展模式中轉型，新與舊並非對立的兩種概念，反倒是可以相互揉合重塑，就如同老屋的保存，其核心價值不會只在於軀殼要如何永恆，而是我們如何置身其中去理解過去，然後在生活中開創新的未來。

---

1. Susan Schech and Jane Haggis (2003)，文化與發展：批判性導論（沈台訓譯）。台北：巨流。

建築尺度的綠思維

2011 年 8 月｜文圖：陳世岸

> 是什麼樣的建築應該在基地裡形成、從環境裡長出來？我們可以用建築的尺度來檢驗。

台灣絕大多數的人口居住在都市裡，許多人一天到晚置身在周遭幾乎全部都是道路、人造設施與建築物的空間裡，在日常生活中能夠稍微親近「自然」的機會，大概只有公園或行道樹的一點綠意勉強來充數。

都市人在這種生活模式下待久了，很容易會漸漸以為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只剩下在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的穿梭移動。加上一天到晚置身在許多能源設備所營造的人工環境，導致人們對於所處的實質自然環境，感受能力越來越薄弱，我們的感官被限制在都市的種種人工便利裡而不自覺。

對環境忽視的習慣性，某部分原因是因為人體的尺度限制。我們習慣用成人的身體尺度去理解周遭環境的一切，這種理解環境的方式，受到人體尺度的視覺框架與移動經驗的侷限，容易導致觀點上的狹隘，以及對於環境的誤解與誤讀。

尺度（scale）是建築中相當重要的概念，從西方希臘羅馬時期的古典建築，到二十世紀現代建築大師柯比意所提倡的人體模矩，建築的發展歷史中人體的尺度是相當重要的基準，並藉以建構出紀念性

或私密性尺度等各種不同尺度的空間。可以說尺度是相對於人體的一種空間感，也是環境體驗相當重要的感受因子。

人體尺度除了運用在建築空間設計以外，我們也在地景上進行尺度的探討。從基地本身所提供的訊息，來分析周邊的人文與自然環境，如何影響整個基地的配置與建築空間設計。然而，從大尺度的地景到小尺度的建築，失控尺度的案例屢見不鮮，當中顯然忽略了尺度概念中一些重要的面向。正因為人與建築、環境的關係如此密切，我們要如何超越人體尺度的侷限，重新檢視建築與環境的關係呢？

建築的環境尺度：看見環境的作用力

自從Google公司推出了Google Earth這個服務之後，筆者時常跟朋友們推薦這個軟體，因為透過這個免費服務，可以很容易地閱讀到從衛星高度上所拍攝的圖像，讓我們跳脫人在地面上所忽略的環境資訊，去看到土地被使用的種種不同模式。

不論是阡陌縱橫的農地、煙囪遍布的工業區，甚至是一些混雜使用隱藏在城市的外圍或邊緣不常被注意到的區塊，或者是人煙罕至的山林、荒野、濕地，這種空中俯瞰的視角經驗，讓我們有機會去看見人在地面上的行動所無法體驗到的環境樣貌。舉河川為例，平常我們很少有機會完整地去認知一條河從源頭到出海口的變化，而利用Google Earth的服務，很容易可以去觀察到一條河川在流過島嶼地表的過程中，與人類社會的種種互動模式。

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少有機會去看到整個高度人工化的建築環境，它的地景原貌與演變過程究竟為何？這種侷限所導致的環境認知經常是偏頗與片面的。置身環境之中，卻無法感受真實環境，這又導致了

人與環境的疏離。建築與環境的互動深度，在於對環境的瞭解是否足夠，如果對於基地環境一無所知，所蓋出來的建築物，要如何能夠在水土不服的基地上維持長久？環境尺度的考量，是建築永續的根本。

檢視現代城市的樣貌，不論是土地利用或建築空間的構成，建設開發的法則，往往是將自然條件的因子隔絕在外，稱之「人定勝天」。十數年前的林肯大郡擋土牆崩塌事件，造成重大傷亡的背後，不也就是那忽視環境條件下，所建構潛藏危機的虛幻建築美夢？再近一點的八八風災，當無情河水吞噬了河岸兩旁的建築，也才讓人開始去檢討到，這些忽視河川水文特質的建築基地上，是否根本不該興建任何的建築物？

在海邊、山上的建築，會適合同樣的建造方式嗎？但我們卻看見許多平地城市裡建築商品的複製版本，出現在山林裡、田野間。沙漠裡的昂貴建築打造杜拜奇蹟，但那是一種資本慾望的展現，還是漠視環境特質所打造的建築神話？現代建築的創造，在在讓我們看見其根本思維正建立在對於環境尺度的漠視。

筆者在蘭嶼看見當地所保留傳統建築的主屋，為採下挖興建的低矮建築形式，進入還得彎腰，周圍則是一圈砌石牆面。這看似簡單又不起眼的建築形式，卻是對於侵襲島上的颱風所帶來的強風驟雨，最佳的建築方案。在自然力主導的環境裡頭，低調的建築，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

好的建築讓我們看得見環境的作用力，感受自然變化的同時，也提醒使用者自己置身於何種環境之中。試著把時間拉長來看，環境塑

造的地景，是千萬年歷史的適應變化而成，而人類於地表上建築所做的短暫改變，又豈可輕易忽視環境的力量？

建築的群體尺度：日常生活空間的延伸

建築尺度概念中另一個較不容易被看見的部分，是建築群體之間的尺度關係，單棟建築很容易體驗掌握，但當建築是一大群出現的時候，我們可以在建築與建築之間發現什麼樣的關係呢？

許多在現代社會裡出現的新建築，反映了現代人的生活價值，呈現出自我封閉的性格。圍牆高高築起、鐵捲門落下，將外部環境阻隔在外而建構了一個私密的城堡。這類具封閉性格的建築物數量一多，整個城市空間也變得阻隔性強而失去了親和力。很多住宅開發案一蓋就是幾十戶、上百戶，可形成一個新的社區，但走進去繞一圈，卻發現除了建築物與道路之外，沒有任何的公共空間可以讓人停留。這種新社區到處都是，但置身這種封閉性強的建築環境，如何期待這個社區的居民，可以在生活中發展出良好的人際互動？

另外，在發展歷史較久的都市，建築已經十分密集，但在建築群之間也會發現一些「剩餘」的空間，可能是一個畸零地或後巷空間，或是沒有被利用也沒有被照顧的失落空間。這些空間日久慢慢形成都市裡的髒亂點或治安的死角，而這些空間也就是建築的群體尺度中未被關照的部分。

法定空定則是建築的群體尺度中，另一個被忽略的面向。一般而言，建築基地上會留設法定空地，但台灣社會很普遍的現象就是把法定空地留在房屋後側，待二次施工時再增建成室內空間，大多數人或許會認為這是「賺到」室內使用面積，但事實上，法定空地留設的必

要性，有可能是避免火災蔓延的防火間隔，或是會影響室內採光、通風所需與鄰房必要的保留間距，影響建築空間安全與品質甚鉅。

此外，由於這種二次施工的現象十分普遍，長久累積之下，無形之中減少了很多原本應該存在的法定空地，在都市人口稠密地區，這些原本有機會成為小庭院或退縮開放空間的空地，甚至是積少成多涵養水源的小型綠地，就在積非成是的錯誤觀念中消失了，對於整體的大環境來看，也失去了提昇都市環境品質的機會。

那麼建築的群體尺度，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呢？我們可以從傳統聚落裡看到一些案例。在傳統聚落建築群的發展過程中，在建築物之外的空間，也衍生出一些具有特殊意義的路徑與許多零碎的小空地，這些狹小或零碎的微空間，觀察它們被使用的模式，發現其實可以視為是日常生活空間的延伸。

那些車輛無法通行的小巷弄，卻是鄰居可以步行相遇的巷弄；屋旁常見運用零碎土地來貢獻有機蔬菜的小菜園；或者，即使上頭什麼設施都沒有，但卻是給小孩去挖土、玩耍、探索的一塊小空地。在這些建築群體之間存在的零碎空間裡，發生了停留、交談、休憩、遊戲、勞動…等各式各樣人際之間的互動，這是無形的社會網絡運作的空間。

現代都市向以進步自詡，但在理性的都市規劃裡，失落的空間卻到處都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機會也跟空間一起失落而疏離。脫離單棟建築的尺度，稍微拉高一點來看，建築群體中那些看似沒有利用價值的剩餘空間，卻可能是讓建築與周遭環境有更良好互動，並賴以建構人際交流空間的重要契機。

建築的材料尺度：發展地域性特質

檢視了建築外部環境的尺度關係，建築的尺度可進一步再微觀至構成建築的材料。

建築材料除了組成建築物，也是形塑建築風格的重要元素。翻開在市面上常見的建築與室內雜誌，為營造各種異國風情空間所需的建築材料，其本身所傳遞的文化訊息，深深影響了讀者與消費者對於建築與室內空間風格的愛好與品味。然而，我們卻很少有機會去認識到，台灣的地理氣候環境所提供的材料是什麼？什麼樣的材料適合台灣的建築？

建築是透過材料的構造方式來形成空間，不論是極簡風格或繁複的裝修，材料有其本質上的特殊性，選擇材料往往也就選定了建築的風格。除了材料本身構成的色彩、質感…等物理性質，材料的地域性特質也指出了建築在材料的使用上，與環境相結合的特性。掌握材料並加以運用在建築構造並非一朝一夕可得的方法，而是無數次失敗經驗之後所得出的智慧，必須基於對環境的認知與瞭解，才能掌握材料的特性。

例如早期鄉間常見的竹管厝，多以就地取得之竹材來建造，無論結構、牆面、屋頂，各有其善用竹材特性之獨特構造方式，且必定取冬季之竹材，因為冬季竹子生長趨勢減緩，組織密實，日後較不易受蟲害。早期在中南部遍布竹林的山區，以竹為主要建築材料所興建的建築，十分普遍，也衍生出一套適合竹屋的工法，是具有地域性特質的建築模式。

但我們看台灣社會對於建材的使用，在消費社會商品化的操作之下，卻長期呈現失衡的現象，一直到近年才陸續開始有檢討反省的聲音。例如過度裝修的室內空間，施工過程大量使用含有甲醛等揮發物質的裝修材，已經使用了幾十年的慣息工法，卻一直到近年因為種種健康問題才被發現其濫用與危害人體健康的程度。而近年吹起的豪宅風氣，其設計多以進口的特殊建材來強調豪華貴氣，這類建材光是運送所製造的二氧化碳量，與無視自然資源匱乏警訊的炫耀式消費，實有檢討必要。

回歸材料本質的思考，台灣獨特的地理氣候所提供的環境資源，我們應該要予以珍惜。另一方面，建築材料的選用，從設計的階段就應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朝向發展在地材料與工法的地方風格，才是建築材料應該走的長遠道路。

用尺度來檢驗建築

當我們試著從不同面向的建築尺度，來思考台灣社會的建築現況，發現環境的危機與警訊其實早已出現，若繼續漠視這些建築尺度上應有的關照，則建築淪為廉價商品的販賣，所付出的還是我們社會集體的環境品質低落，與不斷出現不安全甚至是不健康的建築。

在氣候變異的年代，建築不應再與環境疏離，民眾也應該有所警覺，是什麼樣的建築應該在基地裡形成、從環境裡長出來？我們可以用建築的尺度來檢驗。

一座監獄的保存

2011 年 10 月｜文圖：陳世岸

> 嘉義舊監獄雖然保存下來，但早已不再是監獄了，而監獄的過往身份是它未來發展最重要的特質。

台灣唯一的一座監獄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在近日終於完成第一階段的古蹟修復作業，並開放給民眾參觀。在為期三週的開放參觀與展覽活動中，共吸引六萬多人次的參觀，也再次印證嘉義舊監獄獨特的魅力。筆者在多年前因緣際會參與過嘉義舊監獄的保存運動，也藉此機會舊地重遊，再度探訪這座神秘又特殊的監獄古蹟。

嘉義舊監獄保存的特殊性，除了在於它極可能是台灣第一座、也將是最後一座被指定為文化資產保存的監獄之外，對於社會上絕大多數對監獄空間陌生甚至是禁忌話題的民眾來說，保存一座監獄的意義，相信也充滿許多好奇與疑問。畢竟，保存一座監獄在文化資產領域中是極為少見的案例，大多數民眾對於監獄的陌生與刻板印象，更是監獄保存所面對的難題。

監獄保存的爭議過程

嘉義舊監獄興建於日治時期大正八年（西元1919年），整體監獄建築群包括行政管理區、中央台、舍房、工場與相關附屬建築等，加上集合場、庭園、菜園等開放空間，共佔地約兩公頃多。嘉義舊監

獄主要的空間規劃配置概念，為當時日本政府學習西方國家「賓州制」的監獄管理制度加以改良而成。「賓州制」主要特點在於其放射狀扇形配置的監獄建築型態，以收中央管理之效，當時在台灣同期所興建的監獄建築，多為此種規劃概念下的產物。

嘉義監獄在1994年從嘉義市遷到嘉義縣鹿草鄉，原址改設為嘉義分監。雖然法務部本身與嘉義監獄的老員工希望舊監獄能夠保存，但位於市區的嘉義舊監獄已面臨拆除的壓力與反對保存的聲浪。主因在於原本設置在市區外圍的監獄，隨著都市發展擴張，已經與市區住宅、商業區緊密相連，但監獄一般往往予人負面的刻板印象，使得監獄的存在被視為周邊地價與土地利用的阻礙，因此當時包括地方政府、民意代表與附近居民均極力反對監獄的保存。

監獄保存與否的爭議有重大轉變是一直到了2001年，因嘉義市政府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書中，擬將法務部所管轄的嘉義舊監獄土地逕行變更為學校用地，當時法務部長陳定南對此相當不滿，遂指示嘉義監獄加速獄政史蹟保存規劃的相關進度，而開啟一連串針對嘉義舊監獄保存議題的討論，也開始讓更多地方民眾注意到嘉義舊監獄保存的重要性。

在2002年由嘉義監獄與地方民間團體所共同舉辦的「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活動，對於嘉義舊監獄的保存，可說扮演了關鍵推手的角色。在這個為期兩個月的活動中，藉由每個週末八個梯次的監獄導覽與搭配監獄空間主題所舉辦的藝文、社區活動，揭開了嘉義舊監獄的神秘面紗，並成功地讓參與民眾藉由實際的體驗，來進一步支持監獄保存的正當性。

當民意輿論逐漸改變為對監獄保存的支持，地方政府與民意代表原本反對保存的立場也開始鬆動，嘉義舊監獄的保存，終於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因此在2002年指定為市定古蹟之後，2005年再由內政部指定升格成為台灣第一座監獄國定古蹟。

嘉義舊監獄的保存爭議，雖然隨著古蹟身份確認而宣告塵埃落定，但就如同其他許多進入文化資產保存體系的老建築一樣，隨著古蹟身份而來的是大規模耗時花錢的古蹟修復作業，在老監獄內一度的人聲鼎沸與熱鬧氣氛，也隨著修復工程的進行而歸於沈寂，一直到2011年才又再度對外開放。

監獄保存的特殊性：空間脈絡的保存

一般人對於古蹟的印象，可能要不是清代的閩南式建築，不然就是日治時期華麗的西洋古典建築，但一座既不華麗又不古典的監獄，如何能夠進入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之列？嘉義舊監獄的保存，適巧點出了保存價值論述中，被忽略與遺忘的人文面向。

傳統的古蹟保存論述中，或許是建築專業背景學者參與的比例偏多，在保存價值的討論多著墨於建築歷史的代表性或建築物本身的興建方式、構件的稀有特殊，以強調保存的正當性。但這種保存價值的取向，往往過度偏重建築物本身，也多少導致了保存觀點的侷限，甚至影響了古蹟修復對於建築物外殼與內部生活痕跡紀錄的權衡拿捏。

以嘉義舊監獄的案例來看，有意思的是，監獄不是一棟建築物，無法單純的將焦點聚集在單一棟建築物身上，而是如何處理建築群與空間的關係，因此監獄的保存首要必須看見監獄內的空間脈絡如何串起各建築之間的關係。整個監獄內部基於管理上的特殊需求，在嚴格

管控的區劃中，卻有著緊密連結的空間佈局與巧妙安排，人在空間中行動的生活軌跡，成了保存價值的重要標的，這是台灣的古蹟保存中相當少見的案例。

這種保存的特殊性表現在監獄的導覽活動上，當民眾沿著受刑人入監的動線前進，透過真實的監獄空間體驗與一旁導覽人員生動的解說之下，不論是舍房的拘禁、工場的勞動、瞭望塔的監視…等，監獄空間的生活脈絡，都一一再現在參觀者的腦海中。

回頭來看嘉義舊監獄的保存過程，就是一種對保存概念的顛覆。把一座因犯罪懲戒矯正需要而興建的建築物，轉而成為一個體驗與教育的空間時，監獄的空間已經突破它原本所設定的功能侷限，這正是保存觀點的前瞻性與對於都市發展的重要意義。

解讀監獄空間：微社會的生活場域

在監獄空間的相關研究中，經常會論及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名著《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對於監獄空間的分析。傅柯剖析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於1785年所提出的全景敞視監獄建築概念，指出了透過無所不在的監視，讓被拘禁者心中衍生內在自我監視的制約，一種「可見但又無法確知」的心理控制，正是這種全景敞視監獄建築的權力作用。而這種全景敞視監獄的概念，也反映在嘉義舊監獄特殊的放射狀舍房建築設計，以及中央台監控的規劃概念。

我們可以用微社會（micro-society）的概念來解讀嘉義舊監獄的空間，監獄的微社會可以說是外部社會的翻版，高聳的圍牆內自成一個生活世界，一個微觀的社會體系。從學習、勞動、娛樂，到基本

的日常生活所需，監獄內的生活就是一個真實的社會縮影。因此透過嘉義舊監獄空間的真實感受，對於監獄內生活的體驗，不會只是一個吸引人的「賣點」，更是透過體驗保存了監獄的生活脈絡，而重新詮釋了保存價值的豐富性。

在監獄中生活的人，不僅只有受刑人，還包括了監獄的管理人員。在嘉義舊監獄圍牆外，也就是舊監獄的宿舍區，許多管理人員一輩子在監獄工作，也在此終老。宿舍區與監獄僅是一牆之隔，有別於一般的宿舍區，空間中多了一分肅穆。嘉義舊監獄鄰近的區域，包括看守所、宿舍區等部分也都納入了古蹟保存的範圍，也強化了監獄保存的完整性。

監獄一直是神秘的禁地，因為此地並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由來去之處，也鮮少有人會想要積極地去接觸這個高牆內發生的故事，司法審判之後的種種問題，甚少在社會媒體上被討論，這種狀態反映了這個社會對於邊緣議題與空間的漠視，這也是當初嘉義舊監獄的保存所面對的困境：對於監獄的負面觀感，即否定了監獄的保存價值。

而今日監獄能夠成為國定古蹟，獲得社會上保存的共識，也象徵了對於邊緣議題的討論，又多了一個討論的空間平台。許多人終其一生不會踏進監獄半步，而有的人因緣際會與監獄在人生中相遇共處，當這兩類人的生活可以在嘉義舊監獄的空間中交會，增加彼此對話交流，可以減少社會刻板印象的偏見，補足生活教育所欠缺的一個認知機會，監獄成了一個另類的社會教育空間。

保存一座監獄，是台灣在文化資產保存上的重大進步，因為唯有正視自己社會體系組成中，各部門的真實存在，才有機會讓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資產，獲得不同價值的詮釋空間。

從一個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監獄，轉而成為一個不分身份階級都可以入內參觀體驗的教育場所，監獄的保存，讓邊緣有了發聲的機會，也提醒我們重新來思考那些日常生活中，也許是微不足道或隱諱未知，但卻是組成我們社會結構的小部分，在社會意義與價值的反思。

當監獄不再是監獄：從隔離到開放

監獄原本的空間屬性就是隔離的，從外部高聳的圍牆開始，人員的進出必須經過層層管制，在監獄內部的動線，也必須穿越一道又一道管制的鐵門，這是高度戒備的管制空間。隔離的空間區分了不同的單位與人員，也反映在每個人所能夠到達與使用的空間，都有嚴格控制與分配。

隔離不止是空間上的隔離，也反映在內部的人員的行為。監獄的日常生活並不允許太多的對話，一種管理所需要的禁語沈默，是監獄內的常態。監獄內的受刑人也只有數字代號，是與自己的姓名、社會身份的隔離。

這種隔離、封閉的特質，成為監獄保存對外開放後的一種強烈對比，也是監獄保存思維中一個需要特別去處理的課題。很明顯的是，隔離的空間，必須被完整保存下來，而隔離的管理措施，也必須被某種程度的保存，因為那正是監獄空間本身的獨特性。無法一眼看穿的

空間、有所規範與制約的參觀模式，才能夠維繫嘉義舊監獄所保存下來獨有的神秘性。

嘉義舊監獄已歷經將近百年的歲月，相較於台灣其他同時期興建之監獄均已遭到拆除，更顯見嘉義舊監獄保存的重要性。俗話說：「一種米養百樣人」，一座老監獄的過去，承載了社會上各種人用歲月所寫下的故事，也將是豐富其空間內涵與文本的養分。

嘉義舊監獄雖然保存下來，但早已不再是監獄了，而監獄的過往身份是它未來發展最重要的特質。若我們可以善加利用監獄這獨特的社會資產，相信嘉義舊監獄必將成為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典範。

土地之根，未來之夢

2011 年 12 月｜圖文：陳世岸

> 環境的改變是不可逆的，一旦改變將永遠無法回頭，農地的未來，也正是台灣的未來。

如果要認真回顧台灣島上在民國一百年有發生哪些值得記憶的大事，我想重點不會只是放在那些花了幾十億人民納稅錢所舉辦的百年慶典，或是那些數不清的大小活動所帶來的短暫歡樂，而是那日益貼近、逼近日常生活裡的環境危機感。

雖然歷史證明人民一向是健忘的，但歷史同樣也證明，問題若不去面對、解決，同樣的問題也會不斷再發生。2011年台灣的環境大事，諸如足以「動搖國本」的塑化劑事件、國光石化開發爭議、自苗栗大埔滅農毀田之後不曾間斷的土地強制徵收抗爭、各地（特別是花東地區）琳瑯滿目的國土割讓財團BOT開發計畫…等，都讓我們看到不同立場的力量在環境價值上的衝突與對立，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對於環境價值「取」跟「捨」之間的選擇。

然而，是哪些部分被選擇留下，又是哪些部分被選擇捨去呢？

價值的「取」與「捨」

對於環境議題的衝突，經常是圍繞著「價值」（value）這件事在論辯，人們根據各種對於價值解讀的資訊，在自己心中排序然後做

取捨。但資訊的內容、提供者、詮釋者，甚至接收者自己本身對於所接收資訊的解讀角度，都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選擇結果，這種對於價值解讀的不確定性，也是各種社會力量穿透價值詮釋的真實現況。

例如國光石化開發案當初選擇落腳在彰化大城濕地，支持者認為可增加就業機會、改善當地經濟狀況，政府更將之視為國家重大投資案來全力推動。但本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經濟發展至上的價值論述，明顯凌駕了其他不同面向的價值判準，特別是在造成當地環境衝擊與對居民健康所造成的影響，屢屢遭環保團體質疑其內容的偏頗與正確性。

取經濟棄環保，這種價值上的偏頗，並非計畫書內容的疏漏，而是發展主義思維下的必然產物。在保羅．霍肯（Paul　Hawken）等人的研究中即指出，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系，需要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加工資本以及由資源、生命系統和生態系統所構成的綠色資本等四種不同形式的資本所構成，才能維持正常運作。1

但在傳統的資本主義體系概念中，是將最為關鍵的「綠色資本」視為可無償提供、不虞匱乏的免費資源，而不斷將之掠奪消耗。在這種背離現實的觀念作用下，人類為滿足自身需求，而對環境進行的種種剝削，不被列入「成本」，也毋須「補償」，這種偏頗且無視環境負荷的發展觀點，很不幸的正是當前台灣許多開發案、BOT案的本質，其資本獲利建立在對自然資源的剝削上，而環境破壞後的資源耗竭與後遺症，卻得由全民與後代子孫承擔。

因此，價值評估方式的先天不完整性，導致對於價值取捨判斷的偏頗。在呼喊著要經濟、要發展的同時，是誰在承擔對環境掠奪所要

付出的代價？國光石化個案雖已決定中止在彰化設廠，但在台灣其他地方所遭遇的環境困境，並不亞於石化業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特別是農地所面臨的保衛戰，已讓台灣的農業面臨最大的生存危機。

當農地遇到科學園區

「農業」是一種相當古老而又現代的行業。人類藉由身體勞動、土地耕作、氣候調節的循環模式以獲取糧食，這不僅是一種生存的方法，也在農業社會內化成一種生活的內在邏輯。現代化帶給農業最大的直接衝擊，莫過於化學肥料與農藥的大量使用，但用了化肥的農地，地力很快被耗盡，仰賴化學肥料更深，而農藥的不當使用與殘留，更危急食物安全與環境健康。

農業的現代化過程帶來的弊病與諸多後遺症，在近年逐漸引發廣大關注，許多民眾開始尋求標榜「有機」或「無毒」的食物來源，而健康的食物來自健康的土地與環境，保護培育健康糧食的土地與環境更顯重要，也是國家在土地利用與農業政策定位上必須積極面對的議題。

然而，近年農地躍上媒體版面成為社會矚目焦點的主因，卻不是在於政府對培育糧食農地的努力，而反倒是令人怵目驚心的怪手毀田畫面。在2010年爆發的苗栗大埔事件中，因科學園區擴大開發而遭到徵收的大片農地，在地主反對徵收且持續耕作的情況下，苗栗縣政府將怪手開入稻田中進行整地，並將農田表土剷除破壞殆盡。苗栗縣政府之強硬作為，表面上雖名為土地徵收公權力之實行，然實質上是以科學園區開發之名而迫害了農地與賴之為生的農民，置民眾基本財

產權與生存權益於不顧，也因此案更突顯出台灣公部門在運用土地徵收法令之浮濫粗糙與行政暴力。

保存農地與擴大科學園區用地孰輕孰重？有人會喜歡以「產值」來合理化園區設置的必要性。的確，一公頃農地的產值與一公頃園區設置工廠的產值，確實有天壤之別。不過，單以「產值」觀點並不表示評估資訊即已足夠，或可稱之為客觀。

在一般對科學園區高科技產業的印象中，類似無塵室一般乾淨整齊的作業環境，生產出高單價的電子產品，造就台灣3C產業蓬勃發展與高收入的科技新貴，是科學園區給人的第一印象。但在光鮮亮麗的產值表象之外，「科學」園區也不折不扣是個高度耗能、耗水，且排放污染物質的工業區。例如多年來新竹科學園區的高用水量需求，排擠新竹地區農田灌溉用水，造成許多農田、農民被迫休耕，如今為擴大園區面積，連農田都以強制徵收方式「消滅」，置換成空有少數人獲利的「產值」，卻要大多數人為之承擔的高昂環境成本。

農地不只是生產糧食的基地，農業也不只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生活模式的維繫，與土地知識的傳遞。例如現代社會很多人還是仰賴「農民曆」來決定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但農民曆的實務運用，可不僅只是婚喪喜慶的生活指南。例如將一年區分為二十四個節氣，是歷經數千年對氣候觀察的經驗總結，對氣候變化狀況的掌握，至今仍十分準確。由節氣引出的各種作物種植技巧，對氣候變異的的提醒與因應措施，更是農民曆裡令人驚嘆的智慧。

因紀錄片《無米樂》而全國知名的台南後壁菁寮老農崑濱伯，曾在影片中說過：「種田的人如果對土地沒有感情，就是快死了！」農

民對於土地的情感，不只是養家活口的生存依賴，更是一種敬天惜土的生活哲學，類似苗栗大埔科學園區的徵收政策對於珍貴農地僅以面積數字來簡化，無視農地的存在與農民不可分割的依存脈絡，粗暴做出毀田的荒謬行徑，對於曾以農業打下良好基礎的台灣社會，豈非刨根之舉？

農地上長房子

拜選舉之賜，副總統參選人蘇嘉全的農舍成為短暫的政治議題與媒體話題，但仍然無助於台灣農地上已氾濫的豪華農舍困境，農地上長滿房子而非長滿作物，已是台灣社會的奇景之一。

很多人對於「農舍」的定義仍舊一知半解，甚至很多人仍舊誤以為農舍就是一般住宅！就現行法令，農舍最主要的理解，在於農舍必須是興建在農地上，且該農地必須維持農業使用，而在《農業發展條例》亦指出，農地上興建的農舍具有「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特性。

惟法令雖已指出農舍為提供農業經營使用之性質，但相關法令均未明訂農舍之明確使用機能與規範限制為何，故循此法令模糊地帶，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法之後，開放農地自由買賣，農地興建農舍的最小面積與「農民」定義也放寬，在政府未能有效把關的情況下，開始大量出現許多事實上不從事農業經營的「農民」住在與農業經營毫無關係的「農舍」裡頭，而農地、農舍也自此開始商品化，並逐漸成為房地產市場操作都市田園夢的工具。

建築與基地的關係一向是建築專業學習中相當深奧的課題，許多建築大師認為基地本身的特性是決定建築最後會長成什麼樣子的關

鍵。因此基地分析成為建築設計過程中相當重要的程序，對於基地所提供的自然、人文…等各種資訊做判讀，並整合為建築設計之操作準則。但台灣的建築市場操作邏輯，對於基地往往只有面積坪數的認知，有些建築師事務所只拿到地籍圖就開始做設計了，連基地在哪都不曉得，遑論對當地實際氣候、環境涵構的瞭解，這種情況下長出的建築，如何與基地本身特性對話？

商品化邏輯下的農舍與農地，就是存在著這種互不理解的關係。許多鄉村地區的農地上長出來的農舍，與都市裡的豪宅相較，在建築風格上甚至售價上也毫無二致，對比附近原本的農村、農田景色，讓人不禁錯亂究竟是來到都市還是農村？

這些豪宅化的農舍，對於農地的真實想像其實是虛幻的，或者說，他們想像農地上的房子該長成什麼樣子時，並未曾站在農地與農業經營的角度去思考，而是當作在一般的都市建地上，操作出一棟棟與土地脫節、與環境斷裂的假農舍。

究竟，農地上該長出什麼樣的建築才是適當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會有一致性的答案，因為不同屬性的農地，從山上、海邊、平原不同環境條件的農地上，會長出來的建築也應該不一樣。但離開都市，觀察建築與土地的相處模式，若脫離了商品化的邏輯，其實也可以很親切。

很喜歡台灣一些田間的小屋，或許只是一間不起眼的小倉庫、機械室，甚至是用鐵皮、木板等零碎材料東拼西湊蓋起來，但這種小屋卻是很誠實地反映了使用者的需求。它們或許只是在農地上構築了一個暫時性的小空間，低調卻十分樸實。例如在蘭嶼的芋田邊，很容易

可以發現一些小小的涼台建築，是務農之餘的休憩場所，不需用豪華裝飾卻更顯與環境的契合。

農地的未來

農地的價值在今日的台灣社會是危機重重的，在偏頗的價值體系思維運作下，不論是面臨徵收豪奪或假農舍的蠶食，農業的根正面臨嚴重侵蝕。

農業的運作是一個知識體系的維繫，今日許多從事自然農法的新農夫，看見現代化農業的諸多後遺症，也看見過去農業不仰賴化肥與農藥的運作經營智慧，他們從農地管理、種子保存…等方式去重新學習農業的根本法則；而各地也逐漸有許多農村開始重新尋找自身定位，從維護農地環境來培育健康糧食，而結合優質糧食產地的生產履歷更容易獲得消費者的信賴與支持。

在全球糧食戰爭的年代，糧食的基礎必得從捍衛農地出發，也是台灣農業再發展的重要關鍵。有一句建築的名言是：「當我們塑造環境，環境也塑造我們。」我們怎麼去樣去想像農地，農地也將帶來什麼樣的未來給我們。環境的改變是不可逆的，一旦改變將永遠無法回頭，農地的未來，也正是台灣的未來。

1.《綠色資本主義》，保羅．霍肯等著，p.27，2006，天下雜誌出版。

日常生活空間的定點觀察

2012 年 4 月｜文圖：陳世岸

> 長期下來，這些觀察紀錄所累積的地方知識，也許將在某些關鍵時刻，成為我們所關心的空間環境，最深刻的守護力量。

觀察（observation）可說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之一，生物運用觀察來掌握外部環境的變化，是確保自身生存的必要能力。從嬰兒還在媽媽肚子裡，就已經開始學習運用身體的感官，去感受周遭環境的種種變化，藉由對外界資訊的辨識，一點一滴地建立自我的意識，觀察行為可說是人類運用最廣泛與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看一下維基百科裡的解釋，「觀察」被定義為「一種生物（例如：人類）的感知或智慧累積的活動，以不同的感官（如眼睛）感覺特定的現象從而連結到某個先前的知識與觀念架構內以作出判斷。」觀察的行為表面看似簡單，但其運作內涵其實包含了複雜的資訊蒐集與分析、判斷的過程，並且會因為受到個體自我先前的知識經驗，而影響觀察的結論。

在現代社會，觀察這個基本能力似乎有日漸弱化的現象，特別在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中，大多偏重於視覺的感官接收，而忽略了其他感官的平衡運用，我們從「螢幕世代」這個新名詞的出現，即可覺察現代社會受到視覺感官刺激強力主導的失衡狀態。當失衡的感官變得

遲鈍，我們對空間的敏感度也會減弱，導致對外界空間資訊的切身感變得模糊，這是一種文明社會的空間疏離症狀。

觀察力的感官覺醒

不論是到外地旅行，或者只是在自家附近散散步，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我們看見空間、體驗空間，並對空間萌生一些想法，這是我們與空間的一般互動模式。空間觀察可以是一種專業，也可以是一種興趣。專業者透過觀察分析空間，提出對空間的種種構想；又或者是手上拿著相機到處取景拍照的旅人，也是透過鏡頭在觀察、紀錄空間所呈現的樣貌，以及當中所發生的瞬時片刻。

但或許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日常生活中對空間觀察的行為與成果，也反映出我們本身所預設的知識與經驗對觀察所建構的理解框架。觀察的理解框架，左右了我們如何觀察空間，並從當中解讀到什麼。

因此，我們透過觀察去「看見」什麼，完全關乎於我們觀察的理解框架是由何種觀點所構成，同一個空間在不同的理解框架作用下，可觀察到完全不同的空間資訊，這種觀察資訊的差異，有時甚至反映了截然不同的價值。例如在生態保育、文化保存等議題上，經常可見到從保存觀點這邊所提出值得重視的價值，在另一邊從經濟發展、開發建設的觀點來描述，卻完全沒有存在的意義。彼此之間的價值鴻溝，可說完全被理解框架與構成這個框架背後的知識權力脈絡所主導。

但正如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觀察能力是一種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生物本能，我們首先需要做的，是警覺到自己所慣用的感官模式，是

否過於單一？一般而言，「視覺」是最常被使用的感官能力，但以視覺為優先甚至是當作唯一的空間觀察方式，並不足以接收到空間的完整資訊，甚至會有所偏差。一般而言，視覺只能夠呈現某種角度所建構的畫面，並且通常是以一種凝固的靜止狀態來呈現，並無法完整地表達空間的動態過程。

所以，當我們試著閉上眼睛，改用聽覺去「觀察」身邊的空間，將會驚訝地發現有多少過去眼睛所觀察不到的事情正在空間裡同步發生。當然，視覺、聽覺之外，加上觸覺、嗅覺、味覺等五感的運用，可逐漸提升我們對空間的敏銳度。

透過感官的復甦，我們對空間觀察可以有更多元的認知與發現。要紀錄空間觀察的成果，空間資訊取得的方式其實非常多元，隨手可得的數位相機只是紀錄工具之一，或者說，視覺資訊只是空間繁多資訊的其中一類。

對於空間資訊的採集，我們可以從感官的角度去切入。例如「聲音」，在廟會慶典、菜市場等空間中都存在多元且豐富的聲音，各有其獨特之文化意義，可以提供我們從空間所發生的活動以及辨識這些活動所製造的聲音，作為空間紀錄的聲音觀點。甚至我們也可以只是坐在家中，閉上眼睛靜心聆聽，然後在筆記本寫下所聽到各種聲音的類型與來源，這都是反映了空間動態的真實紀錄，而不侷限在視覺的單一詮釋。

觸覺也是一種很不錯的空間觀察方式，拓印就是一種很常見的方式，可以讓我們將空間中的材質、紋理記錄下來，以及自己在觸摸這些材質的感受，都是空間帶給我們身體感覺的一部份。另外用嗅覺記

錄氣味，也是一種空間中很具體的觀察線索，各種氣味組成了空間中無形的記憶文本。

當我們開始運用身體的感官去觀察空間，就是一種感官覺醒的演練，唯有跳脫視覺主導的侷限性，才是真正地體驗空間的開始。每個人都可以發明自己觀察空間、紀錄空間的獨特方式，善加利用身邊的工具，甚至是直接記憶當下的片刻，都是開啟我們空間觀察的全新體驗。

空間的定點觀察

在觀察的許多方法中，「定點觀察」是一種相當有意思，而且人人可做、隨時可做的觀察方式。在台灣最大力推動生態定點觀察的荒野保護協會，對於什麼是「定點觀察」有如下說明：「所謂定點觀察，意思就是選定一個荒野地（可大可小，可以大至一整個地區，也可以小至家門口的庭院，或巷弄旁的空地），然後花一段長時間觀察那塊地方一年四季中各種生物與環境的變化和互動。」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所謂「定點觀察」不需要是特定的風景名勝或生態保護區，而可以是自家門前的小角落或巷弄裡的一塊小空地。再者，長時間的持續觀察也相當重要，才能夠發現這個定點在一年四季中與環境的微妙互動。

這種生態觀點的定點觀察方式，也很適合運用在對空間的觀察，特別是那些存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卻又很容易被忽略的空間，例如住家附近步行可達的範圍，或是每天都會經過的某條大馬路或小巷子，都可以成為我們進行空間定點觀察的對象。

此外，空間定點觀察的重要意義，就在於持續性，所以要能夠進行長時間的觀察，最方便的觀察定點，當然是你每天會去或者會經過的地方。而空間觀察的重點或主題，不需要刻意去設定，只要是在你所觀察的定點所發生的、所感受到的，都可以把它紀錄下來，慢慢的你可以從空間觀察紀錄的回顧中，發現自己觀察的理解框架，並重建自己與日常生活空間的密切關係。

看見日常生活的空間

長鏡頭（long take）是台灣導演侯孝賢在他執導的電影作品中所慣用的攝影手法，長鏡頭的特殊之處，是觀者的凝視。在一個長時間固定不動的畫面框裡，蘊含著生活流變的緩慢與深沈韻味。長鏡頭畫面裡人物的進進出出、畫外音的呈現，都自然流露了生活的隨機與多變，而呈現了一個充滿生活感的空間。

空間存在的各種形式，都有其脈絡（context）所在，日常生活的空間亦然。日常生活的空間或許是家裡的廚房、客廳，也可以是公寓的樓梯間，或者是鄰近的一個小公園、小街角，這些空間或許零碎，有些甚至稱不上有個主題或名字，但日常生活就是在這些微不足道的空間裡流動、發生。

日常生活有美有醜、有喜怒哀樂，不見得美麗但真實。要描述日常生活的全貌是十分艱鉅的任務，但透過空間的定點觀察，對於一個可以隨時進行觀察的日常生活空間，逐漸累積、拾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碎片，並藉以逐漸拼湊出一個自我與周遭環境互動所獲得日常生活的真實樣貌。

藉由對日常生活空間的定點觀察，有助於我們去連結空間的知識與經驗，並釐清個人、社群與空間的關係，也將我們的視角，從政治與消費所建構的主流視角，拉回到貼近自我的日常生活空間；把所關心的對象從媒體供給，拉回到日常生活周遭真實的人事物。

從路上觀察到定點觀察

日本在1923年東京大地震之後，從民俗學的研究脈絡發展出「考現學」，一種著力於日常生活觀察的研究，觀察的對象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物件與街道景觀的觀察。例如「路旁採集」的主題，會直觀地記錄路旁所見種種人事物，從路燈形式到屋簷下的鳥巢形狀，都一一記錄下來。

一直到1980年代，從考現學再延伸發展出「路上觀察學」，延續考現學的精神，路上觀察的題材也可說是五花八門，對於空間中存在的任何蛛絲馬跡，均呈現出高度的好奇心，表面看似零碎、無意義的物件或痕跡，一旦經過路上觀察鉅細靡遺且直觀的紀錄，反倒讓人們從這些觀察記錄中，重新發現街道上真實的日常生活樣態，而這也正是觀察的重要意義與貢獻。

回到一開始所說的，每個人的觀察成果，會因為觀察框架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這種差異也正是空間多樣性面貌的組成元素。例如小孩所做的空間觀察，因身材與大人的不同，小孩會去注意到的地方，往往是大人的視角所忽略的地方。小孩在心智上也與大人不同，對於事物有旺盛的好奇心，這也會讓小孩在觀察空間所閱讀到的資訊，比大人更豐富有趣。

有時我們去觀察的空間中，主角不一定非得是人類，也可以是某種鳥類、昆蟲、植物或動物，因為他們也是空間中真實存在的一份子，也有他們自己運用空間的方式，觀察這些非人的生物，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例如對流浪動物的觀察，跟隨著他們在街道移動的路徑，與沿途所遭遇與人類社會的互動或衝突，也正反映出社會在看待流浪動物的真實情況。

正因為空間觀察是如此的多樣、有趣，對於同一個定點如果有不同觀點的觀察記錄，其綜合所得的成果，對於我們重新去認識日常生活周遭的空間樣貌，有相當的助益。所以日常空間的定點觀察成果，不論是個人、小團體或社區，都可以透過分享的方式，各自發表自己的觀察心得，這種分享活動也將成為空間知識傳遞交流的一部份。

定點觀察除了觀察記錄以外，也可作為發現問題的一種積極方式。例如發現社區環境的死角，或者從街道家具的使用情形，觀察出使用模式與原本設計功能是否相符。進行空間觀察有時像是扮演一個空間偵探，透過細微的線索與跡象，或再加上訪談考證，對於空間被使用的方式，或者所遭遇的問題，推敲出空間演變發展的脈絡，進而提出可供進一步探討的對策。

藉由定點觀察的方式，建立自己觀察的觀點，並持續且深入地去認識日常生活的空間，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事。長期下來，這些觀察紀錄所累積的地方知識，也許將在某些關鍵時刻，成為我們所關心的空間環境，最深刻的守護力量。

地方小旅行：閱讀空間紋理

2012 年 6 月｜文圖：陳世岸

> 每一個地方的發展歷程都有其複雜的時空累積，在各種自然人文條件的影響作用之下，逐漸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空間脈絡。

近年來隨著數位單眼相機蔚為風潮，攝影與文字的結合，在網路上也開始出現許多以分享個人旅遊心得為主題的部落客，在這些五花八門的旅遊類型中，出現一種獨特且帶有個人觀點的地方小旅行模式。

這種地方小旅行跟一般走大眾觀光景點、純消費的觀光模式有所不同。這些旅行者特別熱衷於體驗地方的風格小店，喜歡在當地進行小巷弄、微空間的漫遊與探索，對具有地方特質的人事物有高度興趣，他們的觀察往往帶有濃厚的人文關懷色彩，藉由這種地方小旅行，似乎也開創了另一種認識土地、親近地方的角度。

空間中隱藏的秩序

地方小旅行，是一種強調觀察與體驗的旅行模式，特別是所觀察的對象，並不是那些為觀光客所量身打造的遊憩景觀或圖騰意象，而是不加修飾的地方真實生活樣貌。從這些地方小旅行所分享的經驗，似乎呈現了另一種微觀的地方知識體系，這是強調消費的觀光模式所

看不見的地方特質，而經常也正是這種地方特質才能給予人心更深刻的感動。

每一個地方的發展歷程都有其複雜的時空累積，在各種自然人文條件的影響作用之下，逐漸發展出自己獨特的空間脈絡。日本建築家蘆原義信在其重要著作《隱藏的秩序》一書中，清楚的指出歐美國家與日本在城市、建築、空間發展上的種種差異。這些差異是氣候、文化的種種因素所逐漸形成，所以並沒有什麼對錯好壞，而是每個地方發展出一套最適合自己的空間形態，也就是所謂「隱藏的秩序」。

「隱藏的秩序」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於讓飽受西方現代化文明「洗禮」的「東方」社會，有機會從西方美學與啟蒙理性的現代化窠臼暫時逃脫，先反省那忽視甚至鄙視自身文化的自我否定意識，再重新理解自己的文化養成與環境特質。回頭再看台灣，獨特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所培養空間中「隱藏的秩序」是什麼？甚至是否在不自覺中破壞了這「隱藏的秩序」？

空間說故事

不論是在都市或鄉村，「地名」經常是我們認識一個地方的起頭與核心。考證一個地方名字的起源，經常就是一則有意思的故事。有的名字來自於自然或人文景觀的描述，有的是來自當地發生的歷史事件或地方主要的產業類型，有的甚至是文化差異造成的誤傳所長久沿用的稱呼。地名起源相當多樣化，台灣的地名更因為歷史政權變遷，而存在受各種文化影響的命名基因。前陣子因電影再度受到矚目的「艋舺」，其地名起源就是來自於當地平埔族原住民所乘獨木舟（Mankh）的稱呼，也反映當時生活形態的面貌。

地方有了名字，就像是植物種子終於落在地上，開始成長。地方成了傳遞意義與交流訊息的場所，也是人們往來、停留、定居的所在。空間累積的不只是物質層面的變化，也包括了時間與痕跡，就像卡爾維諾（Calvino）所描述的：「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1我們並不是僅藉由紀念碑、紀念館來認識一個地方，而是在空間的紋理中找尋，在細微之處發現。藉由地名，我們對於空間開始建立一個整體的符號概念，而空間作為故事的載體，成為一個可以言說、建構的文本。

意義路徑：巷弄空間

很喜歡看地圖，特別是有歷史的老地圖，相較於著重在標示觀光景點、交通動線與行政區域界線的現代地圖，老地圖所訴說的故事更為豐富精彩。那些以現代科學眼光看來一點也不精準的手繪地圖，其實是更真實地呈現了地圖繪製者對於空間的想像，以及當時社會文化的思維模式。

「巷弄」是一種帶有神秘感特質的空間，因為它通常不是計畫的產物，甚至是地圖上不存在的空間；此外，巷弄也不像都市計畫裡棋盤分割的大馬路一樣筆直，巷弄通常左彎右拐還寬窄不一，但這也是巷弄之所以迷人有趣之處。

以前很少會主動去認識巷弄空間，對於這些真實存在的空間，只覺得很容易迷路。後來有機會製作一張以巷弄為主題的地圖，我們運用了最基本的疊圖技巧，把時間相隔約一百年的幾張地圖給疊起來，

相對照之下，才赫然發現了這些巷弄的真實身世，原來正是舊城的發展痕跡，當中某些巷弄空間甚至可追溯至三百年前的時光。原來巷弄並非過往所認知的，只是一條沒有名字的通道，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路徑。

這些具有「意義路徑」特質的巷弄空間，有的說明了當地產業發展脈絡，有的是城市發展區位演變或重要地點的連結路徑。有意思的是，這些路徑大多仍維持使用中的狀態，對當地居民來說，使用頻率甚至可能高於巷弄外圍的馬路。另一方面，巷弄空間所提供的，還包括了社區層級的服務，當這些巷弄無法停放汽車，也不是穿越型的動線時，就有機會成為安全的兒童遊戲場所與鄰近住戶的休憩空間，家戶門口綠美化與環境維護的意願也提高了，巷弄空間就像是一個線型的開放空間，只是毋須政府出資維護。

對於散步有獨到見解的作家舒國治，曾經這麼描述過嘉義的巷弄空間：「便這麼向東向西，取小街，便能看到不少僻處隱晦的舊日生活情狀，這像是不經意的看到不少台灣老電影的片斷一樣的經驗，於我是特好的娛樂。像安樂街190巷，L形的弄堂，安靜極了，卻又像不久有事要發生，實是電影（Motion　picture）的畫面，而不是拍照（still）的畫面。」2

巷弄空間在舒國治的經驗裡，是電影畫面，也一種「生活場景」的感受。毫無疑問，巷弄除了是一條路徑、一個休憩遊戲的場所，也是一個生活的容器，一個人們可以相遇、打招呼，或只是錯身而過，一個包容與紀錄生活的真實空間。

空間座標

相信很多人都有「迷路」的經驗，雖然偶爾迷一下路或許會帶來意外的驚喜，但迷路也代表對於空間失去自我定位的能力，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是太愉快的經驗。迷路的時候，若要快速找回對方向的掌控能力，大多數人會第一個尋找的是置高點，也就是最容易被看見的地標物，例如台北的101大樓，佔了高度之便，幾乎在台北任何地方一抬頭就會看到這棟高聳入雲的建築物，也藉以得知自己大略的方位。

但最高最大並不必然具備一個地方的代表性，因為視覺上的效果，並不見得能夠回應「認同」這個複雜的心理因素。在台灣一般的都市空間裡，存在歷史最悠久的人造地標，通常都是廟宇。在早期漢人的移民社會中，建廟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成家立業的重要性，能否真正落地生根，信仰本身與藉由信仰所運作的庶民社會組織力量，正是移民社會的重要基礎。即使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大力推動皇民化教育，也無法將廟宇的信仰力量拔除，所以至今許多廟宇的發展歷史，就跟當地社群發展的歷史一樣久。

因此，許多廟宇的位置數百年沒有改變過，在空間紋理的解讀上，廟宇就是一個很方便的空間座標，協助我們去定位與辨認空間變遷過程的相對關係。如前所述，一個地方的信仰據點，通常也是當地社群的基層組織運作核心，與居民生活的密切關係不在話下，往往也是地方認同的重要精神指標。在變遷的環境中留下一些不變的空間或物件，對於人們在空間建構自我認同，有多麼重要！

空間座標的重要意義也在於其公共性的價值，當一個空間成為眾人的集體記憶，或成為生活中固定互動的存在時，它就有機會成為一

個提供指認、辨識方位的空間座標。所以若一棵大樹提供了樹下遮蔭，給予人們可以休憩的場所，它也就成為了一個具地方代表性的空間座標。可以發現到，一個令人容易迷路的地方，其辨識度是很低的，而主因是人們並不與這個空間互動，而空間也不歡迎人們有短暫停留的機會。

空間的觸覺

地方小旅行的有趣之處，在於這旅行的過程中，總是喜歡靠近而非遠遠的觀看。相較於在高樓上鳥瞰一座城市，在巷弄中貼近一些生活空間更有真實感。隨著距離縮短，空間更貼近人的尺度，在身體、手掌可及之處，觸覺成為比視覺更重要的感官。

身體是有記憶能力的，就像在記憶中回想起食物的美好，口水就不禁流出來一樣，感官的經驗會保留在身體裡頭。所以那些凹凸不平、粗糙、光滑的表面，那些不只是垂直水平的彎曲線條，被存檔在身體的空間經驗裡。材質因此會特別被注意到，特別是那些有時間停留過的物件，其物質的表面變化所代表的歲月質感，超越了材料本身的機能意義。

這幾年開始有比較多的關注，放在「鐵花窗」這個庶民空間物件上。有別於現代常見的防盜窗，這些早期建築物開窗部位所盛行的鐵窗始祖，具有手工物件的獨特美感。這些鐵花窗大多是固定兩公分寬的鐵條所彎折焊接而成，那千變萬化的圖案也就是藉由這兩公分寬的鐵條與一雙雙的巧手所打造而成。從「鐵花窗」再次被注目，可以看出這類很常見的庶民空間物件，居然也可以具有工藝的美感水平，這也是現代化的防盜窗早已失落的美學。

透過對材料的理解，原來空間是可以有肌理、質感的，而非只是偏重視覺上的感受，而忽略了人體最直接的觸覺經驗。

空間紋理：真實的生活地景

台灣的都市地景，一直以來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觀：一種是以混亂著稱的住商混合模式，加上隨著空間機能需求而增生繁衍的違章建築；另一種則是如台北市信義區以理性主義所規劃的空間，平整、乾淨與機能區分明確的街景。

混亂失控與井然有序地景的同時並存，若試著不要以先入為主的價值去否定當中任何一方，我們或許可以有機會看見這些地景背後更豐富的社會意義。每一個空間都會有屬於自己的故事，特別是在那些堆砌、累積了時間的空間裡頭，正透過生活的許多細節，一點一滴地織造了空間的紋理。

地景是變動的而非凝固的，不論是自然或人文的面向。要真正認識一個地方，有時或許需要的不是觀光手冊或導覽地圖，而是帶著一雙真誠、直觀的眼睛，在地方的小旅行中，重新看見空間所呈現的真實樣貌。

---

1. Italo Calvino，《看不見的城市》(王志弘譯），1993，時報文化出版。

2. 舒國治，2007。〈在嘉義散步 彷如電影場景〉。新台風(7)，頁19-24。

微觀的農村空間

2012 年 8 月｜文圖：陳世岸

> 要去認識真實的農村，必得先反省來自都市中心的觀點與價值，然後再張開眼好好觀察一下，究竟是什麼樣的空間，存在於農村的生活場域裡？

農業一詞的英文是「agriculture」，這個字可以拆成兩個意思，其中「agri」指的是「土地」，而「culture」除了一般所常用的「文化」意義之外，也有栽培、培養的涵意。所以從英文的字面意義上來解讀，「農業」可以說是一種在土地上進行栽培的行為，這也指出了農業與土地之間根源的緊密關係。

此外，在《說文解字》對於「農」的定義是：「農，耕也。」從早期的金文中所見到的「農」字體，可看出「農」一字是由「田地」與「開墾工具」所構成，可說是強調了開墾、工具與人之間的關係。

從字源的意義來看，農業的根基再清楚不過，土地、作物、人與工具，組成了農業的生存法則與根本邏輯。所以一個真正的農民，會在乎農地的管理、秧苗種子的培育，以及他所使用的工具，這些關照也反映在農村的空間文化脈絡之中。

農村是人與土地、生活共同結合的產物，是農業社會的基礎，卻也是被現代都市文明所定義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農村經常被辨認為是那些「都市之外的其他空間」而存在。因此要去認識真實

的農村，必得先反省來自都市中心的觀點與價值，然後再張開眼好好觀察一下，究竟是什麼樣的空間，存在於農村的生活場域裡？

農村的菜園空間

在農村裡菜園空間隨處可見，規模大小樣式不一。菜園也沒有標準的作業規範，完全的因地制宜，隨著季節氣候調配，並配合環境特質與需求而調整空間使用模式。因為菜園空間是如此的隨機與有機，所以不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菜園，每個菜園都是獨一無二地展現了自身的特質。

菜園經常是利用農村裡「剩餘」或「閒置」的空間打造而成，所以菜園所利用土地的形狀會影響種植的作物類型，線狀的空間通常會以豆類棚架處理，或種植一排蔬菜，而面狀的小空間則常見到滿地亂爬的蕃薯葉等。這些農村裡零碎的小空間若被充分利用，也創造出一種轉角的菜園景觀，讓農村裡彎曲的小巷弄，增添許多朝氣。

農村裡的菜園空間，面積雖不大，但許多農民都會將之妥善利用，在每一寸土地上，充分發揮「地盡其利」的奧妙。特別是菜園種植作物所呈現的多樣化，各種不同作物之間的生長變化與管理，讓小小一方菜園空間，除滿足收成需求之外，也展現菜園管理者的耕作智慧。

在台灣也很受歡迎的英國廚師奧利佛，除了大力推動飲食的健康革命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節目中所使用的菜園，是一個緊鄰著廚房的空間，當中所種植的各種蔬菜、香草，天然隨性的栽培與調理方式，拉近了菜園與廚房的距離，菜園幾乎可說就是廚房的一部份，或者說，我們可以在菜園裡看見各種桌上的「菜色」。在農村裡

頭，這就是菜園與廚房的親密關係，桌上的盛宴，經常就是自家菜園的成果。

菜園還扮演了另一種重要角色，就是「分享」。菜園有收成，除了自己食用，還可以分享給鄰居親友，在台灣的農村大家互相分享彼此有無，也頗為常見。而農村的日常話題之一，就是與別人分享作物的栽培與生長觀察心得，大家在對話中交換、分享彼此的資訊。此外，若菜園收成穩定，有的農民還會化身為小農，在鄰近市集擺個小攤，十塊二十塊的做個小生意。

農村菜園的另一個特殊之處，或許是因為菜園與廚房的親密關係，而掌管廚房的人大多為女性，所以菜園管理者大多也是女性，讓菜園的經營管理多了幾分細緻的空間感，而不僅是一個生產食物的附屬空間而已。

菜園不只是一塊生產作物的土地，它傳達了農村土地利用的邏輯，維繫了農村日常人際網絡的連結，而且還是一個小型的綠色生產基地，菜園空間對農村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瓜棚的構築

在鄉間小路散步，時常看到在田邊水圳上方，農民們搭起一座座的絲瓜棚，利用水圳的水源之便，種植農村最常見也最具代表性的絲瓜，每當絲瓜花開，鮮黃色的花朵搭配綠葉藤蔓，成了農田旁的美景。

瓜棚有各種材料與形式，共同之處是搭建過程需仰賴綁紮的功夫，例如利用細竹枝彼此交叉搭接綁紮，或彎折搭建出所需的棚架結

構，所以利用這些簡易桿件所設計的三角形、拱形、門形等適合搭建棚架的結構形式，成了瓜棚最常見的空間類型。

在任何一個農村走一圈，一定會發現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瓜棚，有趣之處不在於數量之多，而是這些瓜棚的存在，展現了農民對於空間利用的想法，以及材料利用的嫻熟。農村文化的傳承中，也包括了如搭一座瓜棚這種最根本的技術與知識，這種幾乎完全仰賴手做來完成，而不需機械工具介入的小型空間，在手法上與尺度上，都傳達出一種農村特有的親切感。

瓜棚的地景成為了農村地景的一部份，也成為許多人對於農村的集體記憶。在宜蘭的冬山火車站月台，建築師便利用了這個獨特的農村地景特質，設計了一個具瓜棚意象的美麗月台，讀者若有機會置身其中，可親身體驗一下「瓜棚」底下殊異的尺度感受。

小屋的肖像

日本攝影師中里和人對於日常生活中的空間有獨到的觀察，在他的作品集中有一個主題稱做「小屋的肖像」，所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由人們自力營造具有手感的小屋。他認為這些小屋的存在，所反映的是建造者本身的特質，所以替小屋拍攝肖像，就像是在替建造者拍攝肖像一般。

在台灣的農村也存在各式各樣的小屋，這些小屋通常面積不大，有些是獨立的空間，而有的是原有建築所增建出來的空間。這種小屋的特點之一在於所使用的多為廢棄回收的材料，因為通常這些空間多非以長期居住為主要機能，故所使用的材料組合只需達到最基本的遮蔽功能即可。有趣的是正因為這些材料是來自他處回收的舊材料，使

用過的痕跡與時間累積的質感，卻也成為了攝影師所注目的具有獨特氣質的小屋。

農村小屋的另一個特點，在於這些空間的手感特質。農民這個行業有非常多的工作項目，是需要仰賴自己的雙手來完成，長期的徒手操作鍛鍊了手部技藝的靈活度，所以許多農民除了耕作之外，也是DIY自己動手做的高手，因此他們自己搭建的小空間，即使是一個雞舍，雖然外部材料是拼拼湊湊，但每一個接合的環節都可發現紮實不苟且的細膩手工。

田邊的風景

時間在農村的空間裡有深刻的意義，例如閩南語的「透早」一詞對於農民而言有著不同的意義，因為田裡的勞動時刻，往往就是在「透早」天未亮，黑暗中僅透著一絲微光，就需起身到田裡工作，一直到太陽真正升起也就是收工回家的時候。所以對農民而言，透早的朦朧地景，才是農村風景的真實面貌。

在農村的影像紀錄中常會出現一種畫面，就是風兒吹過結穗的稻田，這隨風起伏的金黃色稻浪畫面相信是很多人對於農田的印象，當一片又一片的稻田相連，那數大的稻浪景觀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不同的季節裡，隨著耕作期程變換的農田風貌，不論是春耕插秧的水田景色，或是秋收後乾裂的土壤與稻桿堆，都是構成農村地景的色彩元素。

台灣的稻田裡，除了彎腰勞動的農民身影之外，在田埂上偶爾會出現一個用來安置抽水馬達的小屋，或是一棟存放工具的小倉庫，旁邊或許伴著一棵可以提供遮蔭休憩的大樹。在通常是一片平坦的農田

裡，這些低調的小空間，卻完全不會突兀，因為它們不論在量體上、材質上所追求的不在於彰顯自己，而是如何恰如其份地在田裡有一個適得其所的角色。

相較於台灣本島的農田比較少見到純粹休憩功能的空間，在蘭嶼的農田旁，卻不難看見一些簡易搭建的小平台，這些空間所扮演的就像是蘭嶼部落的涼台一樣的功能。這個一看就是休憩功能為主的小涼台，可以在勞動間暇時躺下來在自己的田旁邊睡個舒服的覺。

休耕生活裡的荒蕪

台灣的農村裡存在著一種普遍現象，就是早已超過都市裡退休年齡的老農夫們，還在田裡工作。因為老農們知道，除自己之外，已經沒有人會接下他們的耕作任務，他們自稱是台灣的「末代農夫」。農田休耕面積的比例愈來愈高，有人是體力逐漸無法負荷，只好休耕，有的是政府給你補助叫你休耕，有的是還想耕作但得先跟政府、工業區搶水，甚至被政府強行徵收將農地強取豪奪。

休耕的農田大多只能任其荒蕪，「荒蕪」因此成了一種農村的新地景，看在過往靠著一塊田吃飯養家的農民心理，該情何以堪？但荒蕪的田地所造成的傷害，或還比不上農村生活的斷裂，以及社會對於農業未來的漠視。

曾在農村聽過當地長輩說到對農村未來的看法，「回來做什麼？我攏叫我兒子不要回來！」這種自我否定的矛盾，難道不正是社會對於農業長期以來的偏見所造成？如果有一種價值觀，硬是要一個人去否定自己成長生活的環境、否定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相信能夠接受的人不多，但這卻是台灣農業遭遇的現實。

另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當你來到農村，跟當地的阿公阿嬤聊一聊村落的現況時，阿公阿嬤們經常是嘴巴一邊說「啊阮這邊瞎密攏沒有啦！」另一邊卻也又如數家珍地介紹起環境，分享起自己的成長故事。阿公阿嬤們的直接反應並非是基於謙遜才認為自己的環境毫無特色，而是主流價值在所謂地方特質的描述與認識，農村一向是空白的、缺席的，或只是淪為一種懷舊式的消費。

農村的空間自主

走進農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農村是有自己的特質的地方，也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存在！但台灣的農業同時也受到各種社會力量的拉扯，不論是對於農村的社會結構，或者是對農民與農地的直接作用。所以我們看見農地上長出各種樣版的農舍，政府強徵農地、毀田進行土地開發，將灌溉用水挪為工業使用，更別說各種長期違規使用造成的農地污染，都讓台灣農地千瘡百孔。

近年台灣農村議題引發關注，多因這些實質的壓迫與不公平引發了眾怒，但這卻僅是農村長期以來所承受壓力的一小部分。理解農村的價值觀點一直是偏頗的，事實上農村一直沒有在現代生活中缺席，只是在發展主義的思維架構中，設定為需要被支配的對象，而剝奪了農村的空間自主權與主體性。

國際能源價格不斷攀升、台灣糧食自給率不斷下降…種種環境警訊在提醒我們必須正視農業對台灣國力基礎的重要性，必須重新理解農村社會的運作體系，從過去的歷史與人文基礎上找出未來的路，這是農業朝向以人文、環境為本進行改革的時代，也是農村重新找回自我肯定的契機。

生活地圖

2012 年 10 月｜文圖：陳世岸

> 其實所有的地圖都有它的觀點存在，即便是一張看似結構簡單的地圖，編輯過程中也去除了許多製作者認為不需要被標示或註明的資訊。

地圖是一種既古老又現代的工具，大航海時代需要航海地圖，現代人外出旅行也需要旅遊地圖，許多重要歷史文獻更是以地圖的方式流傳下來，而現代人日常生活中為因應軍事、交通、觀光、飲食…等各種需求而生產出來各式各樣的主題地圖，更是五花八門！

地圖指引了人們探索的方向，讓旅行者在陌生異地得以遊走自如，從文化層面來看，它也建構了我們身邊的世界。地圖除了承載人們對於地理空間的種種知識與經驗，也包括了從各種不同角度對空間所進行的文化解讀。我們藉由一張地圖所得到的訊息，不僅是地理空間的物質意義，也隱含了繪製者對於所描繪對象的主觀詮釋。進一步來看，其實所有的地圖都有它的觀點存在，即便是一張看似結構簡單的地圖，編輯過程中也去除了許多製作者認為不需要被標示或註明的資訊。

然而，是什麼樣的訊息從地圖上被抹去？又是什麼樣的訊息被保留下來了呢？

閱讀一張地圖，我們同時也接收了這張地圖詮釋與觀看這個世界的觀點。即便那是標榜用科學方式所設計生產出來的一張地圖，在儀器量測與數據所堆砌的地圖資訊中，我們只能說它呈現了某種量化的現況，但並不代表它完全反映了真實的世界。

近幾年剛好有一些機會參與了一些不同形式的地圖製作，不論是常見的導覽地圖、社區地圖，或是以生態環保為主題的綠色生活地圖，透過愈來愈多不同的地圖觀點，我們發現到地圖在指引方向之外，其實是可以有更多元的利用模式。當中最引發我好奇的，是綠色生活地圖的概念，透過地圖的標示，提醒大家去重視、保護生活環境裡的自然資源。這讓我開始想去探討，如何以日常生活的空間觀察為對象，來製作一張以「生活」為主題的地圖呢？

生活地圖的時間觀點

時間是影響空間的重要因子，我們在歷史文獻上所看到的古地圖，就是一種將時間凝固的空間紀錄。古地圖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沒有現代科技的「干擾」，而呈現出一種高度的想像趣味，其所記錄下來的空間，與現代科技儀器所認識到的「真實」，可說是大異其趣。

閱讀這種具有高度想像力的古地圖，可發現到當時的人對於生活周遭環境所感受到的真實情境，例如對於未知的戒慎恐懼，以及人類在空間中對比於自然的渺小，這也反映出當時代生活的處境，人與自然互動的真實情形。對比於古地圖的抽象意義，現代地圖在高度機能化與體制化作用下，所展現的是人類文明的種種理性需求，數量多但內容卻愈見片面、單一機能化，所反映的「真實」也愈來愈零碎。

古地圖與現代地圖可以透過疊圖的方式，讓不同歷史時間點的空間，在地圖中相互作個比對。筆者曾經將百年前的嘉義古城地圖與現代街道圖重疊比對繪製，也發現一些頗有意思的隱藏訊息。例如城市中的廟宇，因牽涉到地方信仰，屬於集體記憶的公共空間，變化移動的機率相對較小，且因形成的歷史年代往往也較早，故可以作為研究城市空間發展歷史的座標。

另外，藉由疊圖也發現在現代的嘉義市區街道，居然還存在許多存在歷史已經超過百年的路徑，而當自己真實的去走過這些路徑，對照於文獻上的紀錄，更發現到那舊城發展的生活脈絡，雖歷經滄海桑田，還安靜地存在於現代生活的時空中。

一張有時間觀點的地圖，可以讓我們去追溯空間的歷史演變過程，瞭解當時的社會對於空間的認知與理解角度。從地圖所建構的空間裡，閱讀歷史的滄海桑田，也閱讀每個時代生活裡，那些時間所留下的凝固片刻。

生活地圖的空間觀點

生活地圖的製作，其實也是在重新認識身邊的環境，不論是那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部分。一張有觀點的地圖，除了可以讓我們按圖索驥，也提供了辯證思考的重要媒介。

空間的規訓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土地除了它本身種種在地面上或地底下的物質特徵之外，也被賦予了許多社會意義與功能。透過都市計畫，政府指派了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道路用地、公園、學校用地…等不同的身份給一塊土地與它所在的空間，而影響了它之後被各種力量影響與呈現出來的樣貌。

現代地圖裡的空間，簡化的極致會類似捷運地圖一樣只有不同顏色線條與點，完全排除其他資訊。我們已經很難從一張現代的地圖上去認識到一個地方真實的樣貌，因為地圖所提供的大量人類社會資訊，其需求上的目的性，已凌駕於地圖與地理空間的真實關係。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會看到許多爭議性的公共建設開發案，經常呈現一種無視地上物真實存在的盲點，而迭生許多諸如樹木、老屋的保存，或是原有生態環境遭破壞等問題。許多地圖由專業人員所繪製，許多規劃也都在地圖上完成，地圖在空間規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一旦專業的盲點看不見地圖上的真實樣貌，往往就會出現與真實不符、甚至抵觸的「專業規劃」。

所以，如果所有的規劃進行之前，都能夠參考一張能夠反映現場真實狀態的地圖，是否就能夠避免掉許多不必要的規劃呢？也因此近年來，許多民間團體努力製作老樹地圖、老屋地圖、生態地圖，所為的不是創造一種想像的地景，而是要提醒人們，究竟「是什麼」真實地存在於我們生活周遭的空間中，值得我們重新去看見這些專業者所看不見的人事物。

空間敘事：生活地圖的文本

一張生活地圖的編輯過程，包括觀察、紀錄、描述、重組等，這一個流程也重新建構了空間的敘事。以社區地圖的操作過程為例，社區居民是相當重要的主體，不論是提供社區故事、參與意象指認，或是由居民實質執行地圖製作，這些過程中社區居民的生命經驗也經歷一番描述、重組的過程，並透過社區地圖讓這些個人經驗得以分享出來，成為地方知識的一部份。

我在鄉村地區遇過的一些長輩，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或許只是一個小村落，甚至在一般的地圖上根本沒有被標示出來，但對於自己居住、生活一輩子的地方，他們可有說不完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的場景往往結合了當地的生活空間，這就是一種空間的敘事，即便只是一個小人物的生活故事，也相當精彩動人。

地圖的編輯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標記的動作。就像一般地圖常見的地標或重要道路的標示，讓使用者方便搜尋。同樣的，生活地圖也可以讓一些原本不明確的邊緣空間，成為地圖的主題，例如檢視生活周遭中缺乏維護的環境髒亂點，便可以將這些地點標記，成為一張有待改善的環境髒亂點地圖。

任何在地圖上被標記出來的資訊，對於地圖的讀者而言，具有強化空間特質的效果，跟一般文字或圖面最大的不同意義，在於這些資訊連結了一個真實的空間，並豐富了體驗的意義。這種效果也帶出了生活地圖的另一個特殊功能，就是空間脈絡的修補。

空間的零碎化與片段化，是現代空間的特質，在人為規劃的環境裡，經常會出現一些缺乏明確定義而失去使用焦點的「失落空間」。例如一些防火巷、零碎的畸零地、尺度失衡令人不適的空間，或是缺乏維護管理的公共空間等。這些失落空間或多或少都在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中存在，而形成被切斷的動線或孤立的小空間。生活地圖可以藉由耙梳空間的歷史發展過程，協助我們去將這些失落空間明確化，尋找可能的改善方式，甚而找回它原本該有的樣子。

生活地圖的主題，也可以從動物的觀點來進行。曾看過一張以小狗在社區生活的地圖，繪製者跟蹤一隻小狗，並繪下小狗移動的路徑

與所遭遇的人事物，地圖整體呈現相當有趣，讀者可以在當中發現小狗的日常生活使用空間的模式，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人們，對小狗友善或驅趕的行為，這張小狗生活地圖，有助於我們去理解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真實互動，在空間中的呈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存在著哪些問題。

藉由生活地圖的編輯有助於建立整體性的環境認識，提高空間的自明性。一張生活地圖的形成，就像是在「說自己的故事」，藉由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的實踐，把自己所關心的對象，以地圖的形式找回空間言說的自主權。

每個人心裡的生活地圖

地圖是一種媒介，讓讀者與地圖所建立的空間敘事發生連結。日常生活空間的觀察，是一件最容易去達到，但卻又最容易去忽略的事情，許多人關心世界脈動、討論國家大事，卻對家門外的環境問題無動於衷。但這或許不能又怪到現代人的冷漠心態作祟，而是對於生活的切身感太薄弱，導致與日常生活空間環境的疏離、脫節。

太習慣於接收，而太少去描述一個客觀的事物，會導致自我觀點建構能力的貧乏。觀點是地圖的編輯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一份地圖的產出，最困難的部分不在於繪製或編排的技巧，而在於地圖觀點的建構。

生活地圖是一張人人都可以動手自己做的地圖，不需要精準的比例尺，也不需要精細的繪製手工，不論是從真實的地圖去標示，或從自己的記憶中去描述，生活地圖不需拘泥於形式，只要它能夠忠實地

表達出自己對於日常生活空間環境的當下感受，就會是一張很有意思的生活地圖。

若套用一句李安導演最常用來講他電影的話，什麼是生活地圖呢？「每個人的心理都有一張生活地圖」，至於地圖的內容，就看你在自己的生活裡發現什麼了。

跋：陰翳裡的老房子

仿谷崎潤一郎筆法之擬作，由 AI（Claude）撰寫。並非谷崎潤一郎本人所作，亦未經作者審閱。

我向來以為，一間房子的美，不全在牆與柱，而在牆柱之間那一層淡淡的暗。

前些日子翻閱這十二篇文章，我先是笑，後來有些惆悵。作者談老房子修復之後「煥然一新」，彷彿新蓋了一棟，這句話我讀了許久。原來不只是我一個人，在那些漆得潔白、燈打得通明的古蹟面前，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尷尬：木頭還是那些木頭，卻像一位老人被迫洗淨了臉、換了新衣，連皺紋都顯得不好意思。

人們總怕髒，怕暗，怕舊。可是舊木料上那一點被手摸出來的光澤，是多少年的手、多少個雨季才養出來的，並不是花錢就買得到的東西。作者說，時間的鏽蝕痕跡，也是美感經驗不可取代的一部份。我讀到這裡，幾乎想要擊掌；這樣平實的一句話，竟把我多年說不清楚的事說盡了。

當然，我並不是主張人人都該住在暗屋子裡。屋漏要修，電燈要裝，這是文明的恩惠，我自己也不能免。我所惋惜的，只是我們在追求明亮的時候，往往連影子也一併掃出了門外。眷村的巷弄，窄而且暗，樹蔭濃得化不開；如今換成寬敞的廣場與整齊的大樓，光線自是充足了，人與人之間那種彼此倚靠的氣息，卻不知被收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本書的後半部教人「定點觀察」，教人看一條小巷、一個下午，我覺得是極高明的主張。要看見陰翳，必須先肯慢下來，等眼睛習慣了暗，才看得出暗裡原來藏著那麼多東西：一道門縫裡的光，一面牆的斑駁，騎樓下一位老人安靜的身影。急著開燈的人，是看不到的。

闔上書，我想起一件事：古人並不是因為喜歡暗，才造出暗的屋子；他們只是在有限的條件之下，把暗也過成了美。今天的嘉義，或許也正站在這樣的選擇上：是要全部點亮，還是留下一些影子。

我自然是偏向留下影子的。

關於作者

陳世岸

1976 年出生於嘉義市，斜槓建築師，長期關注嘉義地方歷史、建築與空間文化議題。

他目前在 ChiayiWiki（走讀嘉義俱樂部）持續發表與嘉義相關的建築、老照片、地圖研究與走讀文章。

網站　ChiayiWiki 走讀嘉義俱樂部

https://chiayiwiki.inarch.org/

作者介紹整理自 ChiayiWiki 作者頁（2026 年 10 月查閱）。

回應與贊助

若您覺得在本書的閱讀有任何收穫或想進一步討論，歡迎回應給作者的 email（hara.chen@gmail.com），此外也歡迎贊助給作者創辦的 Chiayiwiki 網站，贊助網址如下：

https://chiayiwiki.oen.tw



掃描 QR Code 前往贊助頁面

編輯說明

本書收錄陳世岸於《GREEN》雜誌發表的 12 篇專欄文章，時間自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0 月，依發表時間排序。

文章主題由嘉義的城市工藝店與老屋保存出發，逐步擴及地景、都市更新、農地與農村，最後轉向「如何觀察與閱讀空間」的方法。

排版上僅統一了篇名、署名與小標格式，內文未作修改；〈BLESS〉一篇的篇名由原稿的標題與副標合併而成。

各篇篇名下方的引言，均自該篇內文擷取，未經改寫；原刊中的照片未收錄於本書。

版權頁

書名　看見日常的空間：從老房子到生活地圖

作者　陳世岸

原刊載　《GREEN》雜誌，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0 月

全書導讀　由 AI（Claude）產出

電子書製作　2026 年 11 月

序　仿卡爾維諾筆法之擬作，由 AI（Claude）產出

跋　仿谷崎潤一郎筆法之擬作，由 AI（Claude）產出

著作權與授權

本書收錄之文章原刊載於《GREEN》雜誌，著作權屬作者陳世岸。

作者依創用 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4.0 國際」授權條款（CC BY-NC-ND 4.0），將本電子書開放給大眾自由分享。

您可以：以任何媒介或格式重製、散布本書。

但須遵守下列條件：

・姓名標示：請註明作者（陳世岸）與本書名稱。

・非商業性：不得將本書用於商業目的。

・禁止改作：不得修改、轉換本書內容，或以本書為基礎另行創作後散布。

授權條款全文：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 陳世岸